

蘇聯大學叢書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著者 里多夫等

北京新華書店發行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著 著 夫多里 • B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前 言

蘇聯人民愛國戰爭的經驗證明了，不可戰勝的軍隊不是法西斯匪徒，而是蘇聯紅軍。

在愛國戰爭中，蘇聯紅軍，在列寧——斯大林黨的領導下，不僅大大發揚了蘇聯人民熱愛祖國的勇敢精神和英勇氣概，而且還非常迅速地精通了現代戰爭的技術（沒有這一點，便不會有今天紅軍這麼無敵的堅強、這麼迅速的勝利）。同時，保護人民的生命、自由和利益的愛國戰爭，使蘇聯紅軍更進一步鞏固了它和人民的血肉關係，得到了全體人民的支持和幫助，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投進了這一偉大的反德戰爭，顯示這個愛國戰爭偉大的羣衆性。

這裏所輯的故事，是蘇聯紅軍（包括游擊隊）英雄史詩的寶錄之一部，是人類最高德性的表現。對於我們——正在進行愛國自衛戰爭的八路軍新四軍的同志們是特別親切的，是很有教育意義的。我們有着熱愛祖國的勇敢精神和英雄氣概，有着與廣大人民血肉相連的親密關係，因而才能爭取自衛愛國戰爭的勝利，才能克服任何困難，奮發前進。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自滿，我們仍然要向蘇聯紅軍學習。特別重要的，我們應從蘇聯今天海陸空各種現代戰爭的實際而生動的故事裏，深刻認識學習新的軍事知識，學習新的軍事技術的重要性。我們要學習蘇聯紅軍精通他們的技術的本領，爲着打退中國與美國反動派的進攻而奮鬥。

目

錄

丹娘

俄里亞·庫仁

一個女射擊手

大海上的三晝夜

勇士

孩子的心

游擊隊的女兒

十一小時

戰鬥的步兵團

賽列娜·科諾寧科

巴甫利齊科

G 科普傑也夫

A 托而斯泰

A 依司拔黑

E 加布里洛維奇

B 格蘭諾夫

V 斯達夫斯基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初，在維列亞城附近的彼得利舍伏村，德軍把一個十八歲的女游擊隊員處死了。

她是誰？她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在彼得利舍伏村發生這幕悲劇以前不久，有一個維列亞區的游擊隊員曾在森林里碰到過這個女孩子。他們曾一塊兒在掩蔽得很好的游擊隊的土坑裏藏過。她自己說叫做丹娘。從此之後，當地的游擊隊員，就誰也再沒有見過她的蹤跡了，但是他們知道，離這兒不遠的什麼地方，這個英勇，老練的游擊隊員——丹娘，是和他們配合着一同動作。

這是在莫斯科極其危急的日子。

德軍向我們的首都實行總攻擊，是在十一月十六日開始的，現在已達到最猛烈的境界了。敵人迂迴莫斯科的兩鉗，已經深入到相當的深度，進到了莫斯科，伏爾加連河的兩岸，佔領了雅合羅馬，砲擊塞爾普合夫城，並且進逼加史拉和撒拉衣斯克。

戈利村諾和斯合斯尼亞的郊外，都已變成戰場，莫斯科已經可以聽見砲聲了。

然而得到這些暫時的勝利，敵人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蘇聯部隊在朱可夫將軍的統率下，作着強力的抵抗。在他們前進的過程中，德軍遭受了重大損失。到十二月初，力量已經消耗淨盡了。他們的十一月攻勢已經遲鈍下來了，而紅軍的最高統帥斯大林，已經在準備給敵人一次出其不意的迎頭痛擊。

在敵人佔領區內活動的游擊隊員，幫助着紅軍消耗敵人的力量。他們迫使德軍捨棄了他們溫暖的房屋，走到冰天雪地去，他們破壞着交通綫，毀壞着道路，攻擊着小部隊的敵兵，甚至法西斯的司令部，並且給蘇聯部隊做偵察工作。

一批敢死志願隊，從莫斯科派出來，越過戰綫，去協助游擊隊。就是在這時期裏，丹娘出現在維列亞區的。

彼得利舍伏的小村，是在森林的當中，正擠滿了德軍部隊。敵人的一個馬隊在這裏駐紮，吃着集體農場成員的勞動所獲得的草秣。每一間房子給駐了十個到十五個兵。馬車的主人，則被擠到炕頭上或者屋角裏棲身。

德軍沒收了集體農場農民的一切糧食。其中最該死的，是這個部隊的一個通譯。他對付居民，極其厲害，並且不分老幼，都無情地亂打。

一天晚上，有人把德軍的野戰電話綫，全部給割斷了，並且在這之後不久，拴着德軍的十七匹戰馬的一個馬房，給搗亂了。

第二天夜裏，一個游擊隊員又到村子裏來。他悄悄地跑到敵軍騎兵部隊二百匹以上的戰馬所在的馬房那裏去。他頭戴帽子，身穿短皮襖，棉褲和毡靴。他肩頭背着一個口袋。當他到達馬房時，他把手裏握着的手槍插入懷裏，又從他的口袋裏拿出一瓶汽油來，把汽油洒了出去，然後彎着身子去擦火柴。

剛好就在這當兒，一個哨兵突然從他背後把他攔腰抱住，捉着他的雙手。那游擊隊員終究把他甩開，並且掏出了手槍，可是他還沒有來得及開火。那兵士把他手上的槍打落，便發出警號來。

那個游擊隊員給抓到一間房子去，到那裏後，發覺原來伊庫是個姑娘，很年輕，高個子，膚色黃黑，濃黑的眉毛，還有漆黑而靈活的眼睛，剪得短短的黑髮，向上梳着。

兵士們都極其興奮地，東奔西跑的忙着，據這房子的女主人——瑪利亞·謝多瓦的說法，他們一天到晚的三番四次地說着：女游擊隊，女游擊隊。這個姑娘給剝了衣服，被拳頭痛打。大約二十分鐘以後，她赤着腳，穿着內衣褲，被押着經過村子，到伏羅寧的房子去，德軍的司令部是在那裏設立的。

這兒他們已經知道了捉着一個年輕的女游擊隊員的消息。並且她的命運也已經被決定了。丹娘還沒有到，那通譯就正正經經的對伏羅寧夫婦宣佈，說這個年輕游擊隊員明天早上就會絞殺示衆的。

丹娘給押到了，叫她到板鋪上坐下。在她對面的桌子擺了好幾架電話機，一個打聽機，一副收音機和司令部的各種文件。

軍官們陸續到房裏來了。房子的主人們被趕到廚房裏去。那老太婆不知所措的稍爲遲疑一下，一個軍官就對她大聲的叫喊道：「滾，老媽子，滾滾！……」便在牆壁上猛撞了一下。通譯也打發開去了。那德最高級的軍官親自用俄國話審問丹娘。

伏羅寧夫婦在廚房裏，可以聽見屋裏所發生的一切。

丹娘大聲地清楚地回答那軍官（的提問），一點遲疑也沒有。

「你是什麼人？」他問。

「我不說。」

「昨天放火燒馬房的是你嗎？」

「是的，就是我。」

「你爲什麼這樣做？」

「消滅你們。」

沉默。

「你什麼時候越過戰綫來的？」

「禮拜五。」

「你來得太快了。」

「我幹嗎要慢吞吞呢？」

他問丹娘是誰派來的。有誰同行。他們要她供出她的朋友是誰。隔門可以聽見她的回答：「不，我不知道，我不說，不！」然後就傳來了皮鞭在空中抽動的聲音，和皮鞭打着皮肉的聲音……過了幾分鐘，一個有點雅氣的軍官，從那房間里跑進廚房，把頭埋進兩手中間，半閉着眼睛，塞着耳朵，這樣子一直坐到審問完結。連這個法西斯蒂的審問也支持不住哩……

四個男人解下了皮帶來打這個年輕的姑娘。房東太太數着，打了二百下。丹娘一聲也不發。過後她仍然回答說：「不，我不說，只是她的聲音比之先前弱了些。」

丹娘給押在伏羅寧家裏同了兩個鐘頭。審問之後，她被押解到華西里。亞力山特羅維支。庫里克家裏。一個德軍押着她去，她也同先前一樣的赤身露體，光着腳在雪地上行走着。

當她被押進房下去的時候，那房子主人在燈光下看見她的前額有一大塊青傷，腮上和手上都有傷痕。她呼吸得很沉重。她的頭髮蓬鬆地散在她高高的前額上，在那上頭一滴一滴的汗珠在出着。她的兩手被綁在背後，她的口唇咬得出血，並且浮腫了。大概是當法西斯迫她口供的時候，她用自己的牙齒咬着口唇的。

她坐在一條板凳上。一個德軍的衛兵站在門口。庫里克夫婦，躺上燒焦的床上，看着那俘虜。她安靜地坐着，一動也不動。後來她纔要水喝。華西里，庫里克從灶上溜下來，剛走到水桶近旁，但那衛兵止住他，一把抓着桌子上的油燈，便走到丹娘底跟前，把它塞到她的嘴唇里。他這樣子的告訴他說，她想要喝就喝火油，不能喝水。

庫里克就來替這姑娘求情了。那衛兵把他臭罵了一頓，這之後纔勉勉強強的讓了步。她便貧婪地喝光了兩大茶碗（的水）。

不一會住在這房子裏的兵士們，就把姑娘圍繞了起來，並且開始叫她吃苦頭了。有的用拳頭打她，有的用擦着了的火柴來燒她的下巴，還有一個用一把繩子在她背脊上拉過。

房子的主人請求他們不要再侮辱那姑娘了，至少請可憐可憐住在這裏的孩子們。但是他的請求一點也不發生效力。

直到兵士們弄得心滿意足的時候，他們纔走開。於是那衛兵，就持着槍，命令丹娘起來向屋子外面去。他沿着街道，走在她背後，他的刺刀尖，實際上已經刺進她的背脊了。這樣子，赤着腳，只穿了內衣褲，她在雪地上行走，一直到迫她這樣做的那個人覺得冷了，並且決定這是該回到那溫暖的屋子里去的時候。

這個衛兵，從夜裏十點到早上兩點。看守着姑娘，而每一鐘頭，他帶這姑娘到後上去跑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誰也不能準確地知道，在這些可怕的夜間行走的時候，她會受到怎樣的苦難和侮辱的呢……

終於這個衛兵休班了。那不幸的姑娘纔被允許坐在凳子上。

抓住了這個機會，柏拉斯戈夫雅，庫里克便和丹娘講起話來。

「你是什麼人呵？」她問。

「你問這個幹什麼？」

「你從那裏來的？」

「我從莫斯科來的。」

「父母還活着麼？」

那姑娘沒有回答。

她一動也不動的躺到早晨，再也沒有說什麼了，甚至呼吸也沒有呼一聲，雖然她的兩

腳已經凍壞了，一定使她痛得非常的呢。

誰也不知道；究竟她這天晚上，在兇殘的敵人監視中，是睡着了呢，還是在想些什麼呢。

早上，兵士們就開始在村子的中央，樹起一個絞刑架來了。

柏拉斯戈夫雅又重新和姑娘講起話來：

「前天——是你幹的嗎？」

「是我呀……燒死了德軍沒有？」

『沒有。』

『可惜。燒了什麼呢？』

『一個馬房燒毀了。據說燒了些軍火……』

十點鐘軍官們到了。最高級的一個又開始審問丹娘。

『告訴我們你是什麼人。』

丹娘沒有回答。

『斯大林在那兒？』

『斯大林在他的崗位上。』她回答說。

房子的主人和他的老婆沒有聽見其餘的問訊了，因為他們被趕出屋子，只有在審問完結的時後，才把他們放回來。

他們把丹娘的東西帶來了：短衫，褲子，襪子，襪子。其中也有她的行囊，里面裝着糖，火柴和食鹽。她的帽子，短皮襖，絨線衣和毡靴都不見了。下士們已經把這些東西分贓了，她的手套却落在軍官廚房的廚夫手上了……

丹娘開始穿起衣服來了，柏拉斯戈夫雅幫着她把襪子套在她凍黑了的腳上。在這姑娘的胸前，他們掛上了由她身上搜出來的汽油瓶，還有一塊寫着：『放火』的字條。這樣子把她押解到那樹立了絞刑架的廣場上去了。

刑場的四週，站了十多個手持馬刀的騎兵。四週還有約莫百來個德兵以及幾個軍官。當地的居民早已接到命令要到場參觀行刑，可是來的人很少，有幾個到了的，却悄悄的溜走了，免得看見這一場可怕的景象。

絞刑架的橫木垂下來的繩索下面，有兩個箱子碰了起來。行刑的便把這英勇的妓婦舉在箱子上，把索子套住她的頸項。其中一個軍官便把攝影機對好絞刑架的光——德國人是很喜歡把行刑和拷打的場面拍照的。執刑官對那執行劊子手職務的兵士們使了個眼色，叫他們等一下子。

就趁着這個機會，丹娘向着集鹽農場的農民們，大聲並且清晰的喊道：

「同志們！你們爲什麼這樣愁呢？勇敢呀，鬥爭呀！打德國人，燒他們，弄死他們吧！」

站在她旁邊的一個德兵揮着手要打她，或者要塞住她的嘴巴，可是她推開他的手，又繼續着：

「我並不怕死，同志們。爲了自己的人民而死，這是很英幸的呢……」

那軍官已經遠遠近近的把絞刑架都拍過照了，現在他想把攝影機拿去拍一張側面。劊子手們很着急的望了望監刑官，那監刑官便對那軍官大聲喊道：

（『Aber doch schneller！』）（快點！）

其時丹娘便轉向着監刑官，對他和德兵繼續說：

「你們現在把我吊死，可是我不單祇一個呢。我們有兩萬萬人，你們不能把我們全都吊死的。他們將來會替我報仇的。兵士們！趁着還不太遲的時候，投降吧！勝利始終是我們的！」

站在廣場上的俄國人都哭了。其中有幾個轉過身來，背着那絞刑架，爲的是避開看見快要發生的物事。

那劍子手拉着繩子，案子就緊緊扣在丹娘的喉上。但是她用雙手扯開案子，放鬆了它，用脚尖站起來，用盡全身氣力叫道：

『再會了，同志們！奮鬥下去，別害怕呀！斯大林是和我們在一起的！斯大林會到來的！……』

劍子手把下面的一個箱子踢開。它在平滑的，踏實了的雪地上吱吱作響。上面的箱子也擱了下來，碰的一聲跌在地上。人羣都退後了。不知是誰哭了出來，而哭聲在森林的四周起了回聲了……

她這樣子死了，作為法西斯刑架的一個俘虜，沒有發出一聲來呼喊自己的苦痛，也沒有出賣她的同志們。她忍受着苦難和死亡，真不愧是個女英雄，真不愧是一個偉大民族的女兒，無論誰，無論什麼，都不能叫她屈服。她的記憶將會永遠留在人間。

廣場上很快就空了。人們匆忙地回家去，而在這一天，誰也沒有走到街上，除非有極端必要的事。而且凡是必須經過那絞刑架的人，都低下頭來，加快了脚步。

丹娘的屍體吊了一整個月，在大風里搖擺着，雪花吹在它上頭。當德軍部隊經過這條村時，愚蠢的丘八們圍繞着這絞台，在它的四周，好久好久的，用木棍戳着屍體，哈哈大笑的來取樂。然後他們繼續前進，而在離開彼得利舍村幾公里的地方，又有新鮮的玩意兒，在等待着他們：在這里，在區立醫院的外頭，被德軍吊死了的兩個少年的屍身，也在搖擺着。他們就是這樣子的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走着，這里給鮮血掩沒了，被絞刑架充塞了，復仇的呼號到處都是了。

……在大年夜里，喝醉了的法西斯蒂，圍着那些絞刑架，從吊死了的屍體上，把衣

服剝了下來，向它作着醜態百出的侮辱。丹娘的屍體，被刀剝割了的屍體，便在村子的中心，又吊了一天。一月一日的晚上，那通譯才下命令把絞刑架拆去。德軍指定的村長，召集了些村人，在離村不遠的僵凍的土地上，蓋了一個坑。

稍爲對過一點，從前有過一間小學校。德軍早已毀壞了這學校建築，把地板拆了下來，用地板的木頭，在屋子裡面架設了木床，把書桌當作木柴，拿來燒爐子了。就在這間破壞不堪的農房和森林的邊緣之間，就在稀疏的灌木中間，掘成了一個墓。丹娘的屍體給放在一輛農家的雪車上，載到這兒來，弄斷了的索子依舊勒在頸上，屍身給放在雪上了。她的眼睛閉着，在那上頭是兩道黑色的眉毛；她的長長的絲一樣的睫毛，垂在她那黃黑色皮膚的兩頰上，她的嘴唇緊緊的咬着，她的高額上充滿了窒息的青痕。她的美麗的俄國人的面孔，依舊保存着完整和新鮮的模樣。在那上面顯出一種深澈的安詳。

「我們該拿一塊什麼把她包裹包裹吧，」一個挖墳墓的農民這樣說。

「你還要幹什麼？」那通譯辛辣的問道。「也許你還想行禮纔下葬呢？」

那青年的屍體，就沒有任何禮儀，給埋葬在一棵垂柳下面了，一陣風雪，很快就把它這墳頭掩蓋了。

但是，丹娘在漆黑的十二月天夜裏替他們往西方開闢道路的那些人們，很快就到了。

紅軍的攻擊是出其不意的，德軍便驟然失措地連忙退出彼得利舍伏。先前他們老是愛對這農場的農民說，莫斯科已經保不住了，而現在他們却做着手勢，說佔領莫斯科的希望已經不再有了，說蘇軍把他們打得很利害，還說他們——德軍——正在準備跑回

柏林了。其時他們已向着多洛霍伏方面退卻了。

當德軍到達鄰村格利布礎伏時，他們把它放火燒了。這條村全被燒個精光。被火燒離了家鄉的村民，都到彼得利舍伏村來尋找安身的處所。從其他被法西斯放火燒了的附近的村子，無家可歸的難民，也都拖着載了哭哭啼啼的孩子和殘餘的家什物底小驢車，到來了。

只是第二天德軍纔記起他們沒有放把火燒彼得利舍伏。伊從格里布礎伏派來了一線二十四名的兵士，帶着焚燒彼得利舍伏的雷管來了。這些丘八們都不想回轉去，想着和我們的部隊失卻了聯絡，也許落在俄國人手里，那在這里可怎麼辦呢。他們便決計不去放火燒燬了，代替了這，只是在村子里匆匆的走了一遍，把屋子的窗戶都打破了，便立即趕上自己的部隊去了。

伴而這些辦法的丘八們沒有膽量去執行長官的命令。至少在這裏，一條村子逃過了全毀的命運。而現眼看見希特勒黨徒對這光榮的年青女游擊隊員所做的可憎底罪行，還留下性命來說這故事。和她的英雄事蹟有關的一切處所，因此被給保存了，而俄國人民所景仰的地點——在那裏面長眠着升天的遺體的墳墓，也一樣的保存了。

勇敢的萊奧尼德·戈伏羅夫將軍領軍下的游擊部隊急連地追過彼得利舍伏，追趕這撤退的敵軍向西去，向着莫賽斯及更遠的地方去——向着格沙茨克和維亞茲瑪去。可是戰士們還是抽空到這裏來，向母親，景仰一番，來表示每一個俄國人的靈魂充滿了的衷心的敬慕，並且對這個女英雄生養了和撫育了的父母親，對教育了她的教師們，對鍛鍊了她的精神的同志們，表示感謝。

而在那樣的時候，他們的長官說：

『邁進法西斯呀，朋友。記着丹娘呵！讓你的子彈不要落空，爲她復仇呵。你去衝鋒的時候，記起丹娘呵，不要回頭看。用你的刺刀刺殺德軍吧！——爲丹娘（復仇）！用你的槍托打碎『阿利安人』的頭蓋骨！——爲丹娘（復仇）！用你的砲彈去把作嘔的弗里茨炸個粉碎吧！——爲丹娘（復仇）！不要憐憫，因爲他們並沒有憐憫過她。法西斯帶不是人。要成千條命，來償丹娘的命！』

而在她的墳頭，紅軍軍士們作了（使敵人）可怖的誓言。他們參加戰鬥，而丹娘伴隨每一個人去戰鬥。

她的聲名傳遍了全國，成百萬的人們都帶着愛的心，記起那遠方的，被雪掩蓋了墳墳，而斯大林也心神嚮往的去訪問這個可愛的女兒的墳頭。

二、丹娘是誰？

按照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訓令，青年團員游擊隊員若霞·戈斯莫德勉斯卡雅，隨附蘇聯英雄的街頭。

丹娘若霞稱呼自己的名字。無論是在審問，還是和彼得利舍伏農村女人——柏拉期戈夫雅。庫利克談話時，這姑娘也不會說出她的名字，只是在森林里和維列亞的一個游擊隊員會面時，她才說過她叫做丹娘，但就是在這里，爲了安全的原因，她也瞞着自己的真姓名。

青年團莫斯科委員會現在已經查明了這個姑娘的底細。
她是若霞·亞明多列芙娜·戈斯莫德勉斯卡雅，莫斯科市第二百零一學校的十年級學生。

她十八歲。她早年喪父，和她的母親——小學教員劉波夫，提摩非耶芙娜，以及她的弟弟蘇里克，一塊兒住在齊米路茨夫公園附近的亞力山特羅夫街第七號。

高個子，生得端正，肩膀寬闊的女孩子，一付靈活的漆黑的眼睛，和截得短短的鬚髮，這就是她的朋友們如何描寫她的話。若霞是一個沉思易感的人，熱血常在她的顴皮膚的臉孔上升起來。

13
她過她的同學們和教員們講過關於她的故事，讀過她的日記，文章和筆記，有一件事物一定是很突出的：那就是她的書寫工作，耐心，和不達目的不止的那種非凡的魄力。

。除了上文學課，她讀過極多書籍，並且把別叫她讀書的地方都抄了過來。數學對她
 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在課外她過花了許多工夫在她的代數練習簿上頭，耐心地分析每一
 個定理，直到她完全了解它為止。

若霞曾當選做班裏的青年團組長。她提議要團員們幫半文盲的家庭婦女識字，並且
 以她的可驚的堅毅，終於把她的提議實現了。起先她的同學都很樂於從事這種工作的，
 但必要的是一直繼續下去，而有許多很快便冷淡下去了。若霞對於這次失敗覺得很是痛
 苦，她不能夠明白，怎麼他們會在這種困難前面止步，怎麼反悔了他們的諾言，他們的
 義務……

若霞非常愛好俄國文學和俄國歷史。她是個質樸和簡的蘇維埃學生，是個很好的同
 志和活躍的青年團員。但是除了她身邊的世界之外，她還有另外一個世界，這是她的祖
 國的文學和歷史上她所愛好的英雄們的世界。

偶而她的朋友們會責備她多少有點保守和孤僻——這是當她完全聚精會神在她剛讀
 過的什麼書上時常有過的。在這樣的時候，若霞變成了精神恍惚，孤孤獨獨的，似乎她
 已經沉醉在以內在的美德支配了她的那些形象的圈子去了。普希金，戈果里，托爾斯泰，
 拜林斯基，屠格涅夫，登羅尼舍夫斯基，哈爾岑，涅克拉索夫所描寫的俄國民族偉大而
 英勇的過去，常常是在若霞的心眼之前。這過去培養了她，並且幫助着形成她的性格。
 它決定了她的憤恨和志願，它以不可抵抗的力量推動她，為她的民族的幸福，做出偉大
 的功績。

在她的筆記簿裏頭，若霞把『戰爭與和平』整頁整頁的抄了上去。她的關於依里脫

。木穆密沃和庫士佐夫的的體裁，是帶着深厚的感情去寫的，並且值得最高的評價。她的想像，常常發覺哥尼舍夫斯基和雪夫琴珂的悲劇性的犧牲的道路所支配，她也夢想着像他們一樣為神聖的人民事業服務。

在我們面前，我們有一本當着雷出發戰鬥時，留在莫斯科的筆記簿。在這本筆記簿裏而她抄下了她會讀過的書里的文句，這是和她心心相印的地方。這裏舉出幾條來，它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若霞的。

「人身上的一切：面孔啦，衣服啦，靈魂啦和思想啦，都必須是很美的。」——契爾夫。

「要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就是說，要勇敢，有思想，有志願，敢作敢爲。」——瑪耶可夫斯基。

「與其讓沒有愛情的人來接吻，不如死去的好。」——雪爾尼舍夫斯基。

「十個法國人總是不換一個俄國人的。」——庫士佐夫。

「高爾基作的『太陽的孩子們』里面，是有着多麼濃厚的愛和人道主義呵！」她寫的筆記簿里用鉛筆寫道。往後：「『奧瑟羅』寫出了人類爲真理，爲道德純潔的高尚的理想鬥爭呵，『奧瑟羅』的主題是人類真正偉大的感情的勝利！」

若霞在描寫那些體現着我們民族的自豪的過去，暴風雨的目前和光明的未來的人物——描寫列寧和斯大林的時候，就帶着一種特別的，迷人的，青春的誠懇和溫暖的。在這些筆記里，她的思想很是純潔的，並且經常想上進，以求達到人類更好的理想。

一九四一年六月。學年考試。若西升入第十年級，幾天以後戰爭就爆發了。若西繼成功一個戰士。她就參加了一個殘敵隊作志願兵。

和母親告別時，她說：

「不要哭，親愛的。我將會成爲一個英雄回來，要不然就像英雄般死去的。」

若西於是來到了營房，是在一個很闊大的、照她看起來很是森嚴的屋子里，在一張木書桌前面，那書桌的後面端坐著的是隊長。隊長在桌前底地久久的注視著她。

「你不害怕嗎？」

「不，我不害怕。」

「可是，晚上獨自個兒在樹林里，可不是嚇人的麼？」

「不，不要緊。」

「如果德軍抓着你，如果要拷問你呢？」

「我受得起的……」

她的自信感動了那隊長，他便接受了她的入伍了。

十一月十七日她給母親發出了最後的一封信，「親愛的媽媽！你近來生活好嗎？你身體好嗎？你沒有生病吧？媽媽，如果你有便，就給我寫一兩行信囉。下次任務完成之後，我要回家來看你的。你的若西。」在她的筆記本裏，她又寫上「哈孟雷特」裏的一句話：「別了，別了！記住我啊！」

第二天，若西和一段青年團員的遊擊隊員。就在約瑟。羅明斯克附近的奧布諾鄉村那兒，像個戰線，到敵人佔領區去了。

他們在森林裏住了兩個星期，夜裏去執行戰鬥任務，白天就在篝火旁邊烤火和睡覺。坐在雪地上，背脊靠着松樹。行軍的艱苦使其中幾個受不住了，但若雷卻一次也沒有辭過苦。她堅強而且自豪地忍受了它。

他們身邊只帶了五天的糧食。但卻已把它分做十五天，而最後的一點乾糧都已經將近完了。這是臨到回去的時候了，但若雷覺得她做得不夠。她決定留下來，深入彼得利舍伏去。她告訴她的同志們說：

「即使我死在那裏，我起碼總得消滅成打的德兵的。」

還有兩個人和若雷同去的；但事實上不久她就成爲孤伶一個了。這並沒有使她灰心。她獨個兒在森林裏過了兩夜，獨個兒潛入鄉下裏敵人的重要目標。她獨個兒勇敢地去打擊那些用瘋狂殘暴來拷打她的法西斯蒂們。在那最後的幾個鐘頭裏面；大概她所愛戴的俄國人民的英勇烈士的形象，從不會離開過她，而且會給她力量的。

有一次在學校裏若雷曾在筆記本裏，寫了關於依利亞·木羅米茨的句子：「當兇惡的敵人，戰勝他的時候，俄國土地就給他新的力量。」而在這可憎恨的日子裏，好像她的祖國——蘇維埃土地也給若雷貫注了一種非僅僅是一個女孩子所能有的力量。甚至敵人也不得不吃驚地認識這種可驚的力量了。

被紅軍俘虜了的，德軍下士卡爾·白爾鈴，當德國一九七師三三二步兵團團長呂德勒中校對若雷拷問的時候，他是在場的，他在口供裏咬牙切齒的寫道：

「你們的小女英雄始終是倔強的。她不知道叛變是什麼……她雖然凍的發青，傷口流出了鮮血，但她什麼也沒有說。」

若霞心裏想着祖國，口裏叫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在絞刑架上了。在她臨刑的時候，她還在頌揚着即將到來的勝利。

親眼看見希特勒黨徒兇惡的罪行的人們現在還活着，和若霞的偉大事蹟有關的地方還保存着，埋葬她的遺體的墳墓也一樣的還存在着。

光榮環繞在這幾乎看不見的墳墓的周圍。從法西斯蒂下面解放出來的鄉村里，這個英勇的女戰士的姓名，一口傳一口的傳開去了。前線的紅軍戰士們用詩篇，用他們向敵人發出的砲火獻給她。她的記憶使人民得到新的力量。一個研究歷史的學生給『真理報』的信中寫道：『我們蘇聯人民還得渡過很多難關的。如果一有困難，我就重新來讀着這個悲慘的故事，來瞻仰這個游擊隊女兒的美麗而勇敢的英姿。』

三、丹娘母親的廣播詞

親愛的同志們！

我想向你們——我女兒若霞的朋友們和同學們，說幾句話。親愛的各位，我待從我做母親的決心，請求你替我的女兒報仇，報復那些野蠻的法西斯野獸，報復德國的劍子手們！

同志們！一提起若霞，我是痛苦萬分的。這你們自己一定明白。我失掉了我最接近最親愛的人，失掉了我曾生育和撫養的人……我希望你們將來當父母時，誰也不會經歷到這樣可怕的痛苦。

但我終究要來向你們講若霞。我必須告訴你們大家，告訴我們全體青年；我是以我的女兒自豪的！而且就在這裏，當着你們大家的面前，我向着霞說一聲，儘管她是聽不見我的話了，但我還是想說，我的女兒呵，我以你而自豪的呵！

同志們！若霞有個清晰明亮的頭腦，和溫暖的，純潔的，勇敢的心。她有着戰士的心胸，同志們！若霞和我會是非常合得來的。我們不僅是母女，而且是朋友。我們分担了我們的愁苦和快樂。我知道若霞對生活抱的什麼態度，（我知道）她對她的國家，對青年同胞的什麼態度。我和我的女兒過得很安適很快活。無論什麼時候我一苦悶了，她就來我眼前，瞧着我的面孔，說道：

「媽媽，你怎麼了？別這樣嘛。媽媽！很快就會過去的。」

她是一個非常勇敢和遠親的人。我雖是年紀比她大，閱歷比她多，可是她卻幫助我來勇敢地忍受失敗或者困難。……

同志們！若儘告訴我，請上前線去。『媽媽，』她對我說，『我上前線做游擊隊員去。我可以告訴你這事的。你瞧，媽媽，法西斯向着莫斯科圍過來，我不能再袖手旁觀的呀！……』

我必須承認，我的眼淚是沒法制止的。對於我，這真是出其不意的呢，而且我一時真不容易設想，我唯一的女兒，這樣年青，便要投身戰爭去的……

若儘看見我不安的神情，便說——這就是她的大意了，——『你哭什麼，媽媽？你不是親口對我說過，我應當做個勇敢而誠實的人麼？媽媽，我決要和法西斯打仗了，這事情我是很自豪的，而你也該因為我上前線去而自豪的呀。別用眼淚送我的行吧。』

於是我吞下了我的淚水。瞧着我漸漸有點慚愧了——她是這樣的快活，這樣的高興，這樣的興奮……這一夜，若儘和我作了一次特別坦白的談話。

若儘允許我把她送到火車站。她帶了一個小行囊。我親自給她買的這行囊……我們在火車站分了手。若儘對我說——『作算是現在，我還可以聽見她的自豪而快活的聲音呢！』

『我會做個英雄回來，要不然就像英雄般死去。不要傷心，媽媽。』她就笑了笑。我再也沒有看見過她了。

同志們！我的心受到了可怕的創傷，時間也難把這創傷醫好的。但我的女兒這樣勇敢地去做偉大的專業犧牲了，無直到她最後的瞬間，還是堅定，誠實而且自豪，這我最

很引以爲榮的。若說從容就義，不但是個貨真價實的人物，一個戰士，一個剛毅的。

同志們！有一點使我高興的：若說永遠不會被人忘記。我做母親的心還在跳動時，她會一直活在我心中的，可是即使我不再活了，她還繼續活在你們的心里。而你們的孩子們也會用親愛的話語紀念她的……『真理報』登出那篇『丹娘』的文章那一天，我正在電車里。我還沒有唸過那天的報紙，但我聽見大家都在說着：丹娘，丹娘，講着這個女孩子做了的英勇事蹟，講着她的非凡的意志力。那時我竟還沒有想道，這個丹娘就是我自己的若霞呢……祇是我開始煩惱了，我想念着若霞，我猜她在前線究竟怎麼樣。我希望如果我的女兒萬一面對着危險，她也會像這個卓絕的丹娘那樣地堅定的。

殺來才知道，這個丹娘就是我自己的若霞……

同志們！讓這些喝血的納粹屠手永遠被咒咒吧！讓他們的母親和女兒成日疑神疑鬼的看見我的女兒若霞的可怕的死刑吧！血腥的劍子手們將會得到他們應有的報應的，這個我是知道的。法西斯主義祇須一次被摧毀，就永遠不能復生了。這個我是知道的，同志們！但是我，作爲一個失去了她的愛兒的母親，向你們請求：馬上報仇呵，也爲了我的若霞實行報復呀！

青年人們，向拷打凌辱我的女兒家德國野蠻們實行報復吧！

這是我對你們的請求。我跟着永遠忘記不了的若霞後面，再說一遍：

「勇敢呵！戰鬥呀，痛打德軍！殺死法西斯劍子手們！」

給蘇聯英雄書信。戈斯莫爾勉斯卡雅

（丹娘）的母親對波夫的信。

現在是夜晚，黑暗可怕的黑夜。我們是紅軍中的五名指揮員。我們在一個土窖裏睡覺。戰鬥早已靜了下來，天明戰鬥就會重新開始的。

我們該已經想睡覺去了，但是睡不着。我們讀完了你對我們紅軍青年的演說詞。我們從來沒有讀過這樣感動，這樣感觸的東西。

在作戰的公路上，我們曾看到過許多燒了的鄉村和城市，手裏抱着凍死了的嬰兒面發狂的農婦被強姦的被判刑了的女孩子，成百成千被屠殺被吊死的人們。我們曾看到過，喝血的希特勒黨徒們留下來的的一切。可是在整個戰爭當中，我們的眼睛始終沒有淚水。

可是今天你的演說卻從我們的鐵石眼睛裏擠出了眼淚。我們都把淚水拭了去。拭了去並且宣誓，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丹娘，而且爲了她我們永遠不會饒恕德軍的。她的神聖的影子，帶着我們，鼓舞着我們，召喚着引導着我們去戰鬥。

向你，我們的母親啊，你會爲我們撫養了一個女英雄，我們謹致兒子們的感謝。

一到最大的危險時，人們就說：『丹娘』，於是丹娘的精神給他們力量，給他們勇氣。丹娘已經變成愛國主義的標記了。

我們記起了在利巴瓦城附近的一次戰鬥，德軍用窸窣像形向我們的戰壕衝過來。再過一分鐘，他們就會跳到我們頭上了。可是忽然有一個女交通員在我們面前跳起來了。

「同志們！你們躺下幹嗎？前進呀！」

當我們從戰壕裏跳出來的時候，一種結實的力量就充滿了我們的心裏。大聲叫着：烏拉！，人們就衝上去短兵相接了。

那個女交通員陣亡了。但是敵人也被粉碎擊潰了。我們永遠不知道她的名字。現在我們把她叫做丹娘。

不，母親呵，我們永遠忘記不了丹娘的，我們要替丹娘復仇。她像個英雄似的死了，但是她的精神還活着。

丹娘還活着！珍重呵，母親！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致戰鬥的敬禮。

上尉——郭拉金·庫大舍夫·米九郭夫

少尉——巴爾蘇勉

二等政治指導員——鐵登尼克

寄自西北戰線

依里亞·庫仁

蘇列娜·科諾寧科

這是蘇聯英雄依里亞·庫仁的傳略。也是愛國戰爭中蘇聯整個青年一代的傳略。依里亞因為幼年時跌傷了腿，以致在戰爭爆發後被解除了兵役，這造成他很大的悲哀。但他對法西斯給予祖國的糟踏，決不能坐視不理。不管腿病，不管醫囑，他兩次請求青年團派他到游擊隊去，實現了他的願望。每次都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創造了無數輝煌的戰績，終於成爲全蘇聞名的蘇聯英雄。

小孩依里亞·庫仁喜歡捕鳥。有一次遭了不幸，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一隻腿。這件事在他心裏留下了個傷痕，因為依里亞，也如世上的一切小孩一樣，幻想樹立奇功偉績，夜裏常夢見打仗、旅行、遭遇颶風等等，而他自己不是當司令，便是當航行家。一個天朗氣清的正午。小孩們都玩耍去了，有的踢球，有的爬樹，也有互爲毆打的。依里亞却悶裏纏帶躺在一旁，氣得眼紅紅地（他認爲流淚便是懦弱）在那裏悲歡自已的一切想頭均成虛幻。

後來，童年時心窩中的創傷逐漸痊愈了。小孩已忘記自己腿殘廢了的事情了。他成了童子團的團員。他很熱心於團務，因而在他面前就開闢了新的前途。他是個大膽、勇敢、敢作敢爲的人。小孩們選舉了他當童子團的隊長。他那種矮小的身材，扁平的鼻

學，可圓的臉孔，如此不驚人的面目，還加上殘廢的腿，却並沒妨害他的常選。在科爾契福地方，這條童子團要算是最有精神的了。每天想出各種有趣的童子團的玩意兒。盧里亞很滿意的了，只有時還嗔地裏抱怨造化，爲甚把他生得這般矮小，配一個這樣引人發笑的鼻子。他還是照舊渴望樹立奇功偉績，像一切兒童一樣，以爲有着富闊肩膀、宏長聲譽和漂亮應酬的魁梧人物，是最容易成爲英雄的。

第八年級時，他被接受入青年團了。於是在他面前又開展着廣大的前途。現在他已經很好地了解，並牢記在心了，人生主要的事業，是勤勞於自己祖國，勤勞於全人類。而那時你就不會是虛度一生，不替你面貌怎樣，身材如何，甚至不管你幼年時，是否從廢頂上跌下來過，都是不關緊要的。並且不管你從事什麼職業，當鏗工還是當教員，當醫生助手還是當排字工人，當農業技師還是當船長……也都是同樣的。

可是依里亞却既沒當排字工人，也沒有作農業技師。他却進了莫斯科內河技術學校（這是很接近於他內心的幻想的），畢業後，他就在航行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船上當舵手。在舵手和副船長中，他是最年青的一個。他才滿二十歲，但看起來相貌來，還長得更爲年青些。「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輪船似乎是一個小夥子在駕駛。他很幸福，因爲他工作得很好，且終於感覺到了青年團教給他的話，——他並不是在蘇維埃土地上虛度一生。

戰爭爆發了，又刺戟了他心靈中的傷。他又重新記起自己的腿來了。終日沉陷於羞慚、悲哀、失望之中。兩個弟兄都上前綫了，他却被解除了軍役。單身的德國法斯匪徒已闖入祖國領土，而他却不能投身前線戰士底隊伍。他整個靈魂都激動起來了。

價這次却不是什麼追求奇功偉績和光榮底盲目少年渴慕。他連想也沒有想到這點。不，這已是另一種念頭了。要知道當法西斯瘋狗，豺狼成羣闖來撕裂祖國身軀時，他是不能坐視不理的呀。他想到一切男子所在的地方去。他是應當到那裏去的。

依里亞很發愁。因為自己這條腿，幾乎憎恨自己，並憎恨那些認為他不適於服軍役的醫生。他認為他自己很健康且是精於射擊的。

可是，喜從天降了。是的，青年團員依里亞認為這是他的願望。青年團派最好團員前去幫助游擊隊。依里亞就趁此機會懇求說：

「請派我去吧。要知道，這並不是紅軍……我的腿在這裏是不相干的。派我去吧！」

……這是離斯摩稜斯克二百公里的一個處所。這裏，依里亞炸燬了德國人運送軍火的鐵路，並且還消滅了整整的一列法西斯帶列車。依里亞自告奮勇請求去執行危險的戰鬥任務。游擊隊員們探知了：列車只在夜裏兩點鐘時才來，但德國巡查兵却不斷地放射火箭來照耀着鐵路。通常在火車前面，是走着一輛配備機關槍的搖車，向兩旁掃射肅清道路。而火車則在後面熄滅燈火跟着爬行。

隊長召集了全體游擊隊員。

「同志們！事情是很難的。得找個人躺在那裏警戒，讓搖車過去，然後……」

依里亞興奮得噙着淚子請求說，「請讓我去吧。」

他們一共去了兩個人：依里亞和另一個游擊隊員。他們在轟起火車轉彎的地方各人埋了一個小蘆葦，在那裏躺下了。在另一間地方則埋下了地雷。

遠遠地傳來了一陣搖車的聲響。周圍忽地光亮得像白晝一般。機關槍嗚嗚地叫吼了過來。搖車隨着過去了。依里亞立即就在黑暗中聽到了車頭底沉重的喘息聲。

火車頭走到埋地雷處跟前。依里亞及其同志就迅雷般的把引線接好躲開了。火車頭大吼一聲，直跳起來，隨即就像個受傷野獸似的倒臥地上了。車箱互相衝撞着。轟隆隆震撼了全空，土地也爲之顫動起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火車箱中德軍的砲彈炸裂了。

依里亞躺着失去了知覺。木板，碎片，一堆堆的灰燼向他撲了來。只當一切都已完結，他才用燒壞了的手，化很久功夫扔去這些碎片以後，才爬了出來。同時他的同志也爬出來了。依里亞向他說了幾句話。他沒有回答。而後他的同志也向他說了幾句。依里亞也沒有回答。他們兩個的耳鼓都振聾了。只是直到半月以後才恢復了原狀。

在所有兩月游擊戰鬥生活中，這位青年的情緒，都幾乎常是興奮快樂的。他常被派去執行各種最艱難困苦的任务。

在十月裏却出了件不幸的事。德國人發現了前去執行某種任务的游擊部隊。德國人用迫擊砲把他們趕到無法通行的泥沼中去了。怎麼辦呢？游擊隊員們在深及喉際的水裏和水苔中坐了兩個晝夜。總得設法逃出這裏才行。依里亞的病腿已發腫。他再不能行走了，一念及要把自己的狀況告訴同志，他就感覺萬般的難過。同志們也看出這點。他們就用手把依里亞拖着走。游擊隊員從泥沼裏掙扎出來後，就經過戰綫把這位青年送走了，並緊緊地對他握手告了別。

依里亞住了七天病院，但這七天的功夫却好似度過了幾年似的。他片刻不安地擱起被蓋來瞧自己發了腫的腿。第八天醫生允許他出院了，還給了個字條，上面寫着說，該

25
里亞再不能執行任何戰鬥任務了。

他收着這張字條，好似荷包裏有塊剛從熾熱的爐子裏掏出來的煤炭一般炙着他的身體，就把它揉爛撒棄了。

他回到了莫斯科。腿不痛了，法西斯匪徒正從各方面往莫斯科圍進。往莫斯科去！領會了作戰快樂的池此刻待在後方，是特別的感觸難堪的……

青年團又派遣敢死隊去幫助游擊隊了。於是依里亞又懇求說：

「同志們，派我去吧。我也只有這點經驗的呵。我應當到那裏去。」

於是他就到瓦洛科拉木斯克森林去了。

……這是當地游擊隊戰鬥活動的頭幾日。初次的埋伏。初次的來獵取法西斯野獸。此時人們不由的還感到怯懦，焦急，不堅決。人們還不知道怎樣來開始作他們隱藏在林子中應作的事情。誰去打頭陣？

依里亞毅然地說：「請給我兩個A，我去作。」

依里亞帶着六個人出發了。

德國強盜洛托勝諾—維索科夫斯科也公路驛張地稱為柏林—莫斯科公路。主要的交通都集中這條路上。於是依里亞就來到了這裏。游擊隊接獲情報，說法西斯蒂的汽油車，將在黎明時分由此通過。德國人缺乏汽油，他們急等這些油車到來。

依里亞及其六個戰鬥同伴，在離大道十五公尺的地方躺下了。十七輛卡車已經駛過，但汽油車却沒有一些蹤跡。

「也許他們今天不來吧？」有個人牙齒冷得發顫地問道。手足都凍得麻木了，因為

他們已在雪地裏躺了五個鐘頭。依里亞也凍壞了，他的腳凍得痛不可禁。但他却堅決地發言說：

「無論怎樣我們都是不離開此地的。」

直到深夜，前哨才給了信號，說德國汽油車隊到來了。

載重八噸的汽油車一個緊接一個的駛來了。第一和第二輛油車碰着地雷被炸了，第三輛撞在第二輛上也着火了。三輛汽油車全燃起來了。巨大的火柱沖入了天際。這個不知厭倦的依里亞，很快又把自己的像鈕帶到旁的地方去，在道上敷設起地雷來。敵人營裏着慌了。向肇事地點立即駛來了一輛滿載步兵的卡車。砰然一聲！卡車又撞着地雷炸碎了。

德國人用機關槍和自動槍向樹林瘋狂地掃射了一整晝夜，還在這段路上，設了好幾次埋伏想來捕獲游擊隊。而依里亞却到旁的地方作戰去了。他向隊長請准了讓他到德國人搶劫集體農戶時經常來往的那條孔道上去活動。強盜們常是沿着這條道路，坐着滿載皮襖、帽子、靴子、裸麥、小豬的卡車而歸的。

依里亞帶着手榴彈來到了這裏。他說：

「唔，讓我來懲治你們這些盜賊吧！不一刻，就有一輛卡車在他的眼前出現。依里亞立即跑將前去，敏捷地向它扔了個手榴彈。卡車轟的一聲停住了。接着又駛來了一輛滿載偷來集體農戶東西的卡車。汽車夫探出頭來看出了什麼亂子。依里亞就開盒子槍向他射擊。同時，依里亞的同志費里崇諾夫，就向汽車扔了幾個燃燒瓶。

最後來的是輛載有步兵的卡車。汽車夫已趕忙駛過去了，但依里亞却竭其全力向他

他終於了個手榴彈。手榴彈炸了。這輛汽車就載着那些被炸死了的法西斯特奔馳而去。

依里亞使德國惡魔在莫斯科城郊吃過他不少的苦頭。單是把他的戰績全部記載下來，就會佔去整個報紙的篇幅。游擊隊談論到依里亞時便說：這個人真『勇敢』，真是『神出鬼沒』。真可稱為『瓦洛科拉木斯克樹林中的羅漢』，『在他的腳下土地也會燃燒起來』。依里亞是訪所到的地方，的確土地都燃燒着，倉庫向空際飛舞，汽油桶着火，汽車翻筋斗似的滾下斜坡。依里亞作了一百五十次爆炸，殲滅很多的德國人。他拿盒子槍打死了九個法西斯狗。他好幾次臨到了九死一生的境地，但却倖免於難，活到如今。

德國人經常追蹤着依里亞，但又捕不着他。他是不可捉摸的。

法西斯惡魔從莫斯科近郊趕走後，我們才聽說那些奮不顧身地幫助紅軍的游擊隊員的名字。頭一個就是依里亞·庫仁。紅軍，游擊隊，婦女，小孩……都在談論他。

政治委員讚美地說道，——這樣的人，才可算作真正的英雄，他擁有多麼大的毅力啊！真可以拿他的故事來攝製影片，人們觀看這樣的影片，就是連看十次也不會生厭的！他有着鷹鷲般的精神！而其外表又是這樣一個說不出衆的青年……並且因腿病，被解除了軍役。但腿痛的事，我們只是近來才知道。

政治委員還講了些依里亞遞請求書要求入黨的事情。會議是在樹林中一個土窖內舉行的。依里亞惶急地講說他的簡短履歷時，也是像這篇文章的開頭那樣說起的，『就是說，在童年時候喜歡捕鳥，有一次他從房頂上墜下來跌壞了腿，後來遂不讓他當紅軍！』

一個女射擊手

L. 巴甫利青科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二月間在華盛頓舉行的國際學生大會和在倫敦舉行的國際青年大會中有三個蘇聯代表，其中有一個女代表即蘇聯英雄巴甫利青科，這位烏克蘭人民最優秀的女兒在保衛奧德塞和悉瓦斯托波爾時，曾擊斃德寇三百零九名。巴甫利青科是一位教師的女兒，基輔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一九四二年春還在寫她的哥薩克大將波格丹·哈米爾斯基的一生的畢業論文，但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天起，巴甫利青科爲了保衛祖國就英勇的參加紅軍與敵人作戰，並成爲著名的神槍手，一月以後人們都開始傳說着巴甫利青科的故事。她曾在美國自由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自傳式的文章，下文即其節譯。

我叫L. 巴甫利青科，在紅軍中的階級是陸軍中尉，我是一個專門的狙擊手。在我制服上面，我佩戴得有一個列寧勳章，和一個紀念我殺死了三百零九個納粹的神槍手獎章。此外，我還有一個「勳功卓異」獎章，所有這些獎章，都是我一九四一年八月參加紅軍以來所得到的。

我的年紀是二十六歲。從身長、體重和容貌上講起來，我是一個標準的俄國女孩子。容許也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恰巧在我的鼻樑，我有一處冷子彈打傷的疤痕，此外，在我身上還有三四處不甚重要的給戰爭留下的痕跡。狙擊敵人並不是一件你們所

的「安全」的任務，但是，我熱愛這樣的任務。

許多國外的人們，一方面用贊賞的眼光來看待我，但同時也對我懷着幾分驚異和退縮之感。

他們問我：「殺人不會使你感到野蠻嗎？你高興殺人？」

這是一個多難的問題！我自然並不高興殺人，但我也並不感到什麼野蠻。任何一個婦女都是喜愛柔情的，我雖然就是一個婦女。可是，如果你的家遭到焚燬，你的母親父親和年輕的兄弟姊妹們，被機關鎗射死了的話，你又會感到怎樣呢？

如果納粹們就只是在戰場上一個對一個打仗的話，我們還會敬重他們把他們看成可敬的敵人。但是，在他們對老年人老嫗和小孩們都施以襲擊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像毒蛇一樣地該處死了。在我舉槍射殺納粹們的當兒，正如一個獵人射倒一隻野獸一樣我感覺到快活的。我的任務就是爲了蘇聯的安全而戰爭。讓納粹活下來，就等於縱容殺死我們人民的殺人犯。這不是很簡單的嗎？

迄今爲止，我的生活並不美好，除了四處創傷之外，我的聽覺已暫時地受到了大砲震動的影響，但是，我還是儘可能的在前線上留滯了很久的時間，之後，回到後方來，又儘快地參加了工作。

我生在烏克蘭基輔附近一個叫做伯那耶·徹爾科夫鎮的地方，我的母親是一個教員，父親是一個縣裏的公務員。

在我十八歲的時候，我曾在一間軍火製造廠裏工作。在那時我打下了百發百中的基礎。我學習畫圖樣，這個工作要求我兩手和兩眼都很精確。我最大部份的公餘時間都化在

附近靶場上去了。我常常射中靶場中的兩個彈靶，這使我得了不少的獎品。

一九三七年我進了基輔大學。我是學習歷史的。在我們大學裏有一些講習狙擊的鎖點，因此，我也就選了這些課程。那是多麼值得誇耀呵，我比我的教師和同學們都射得好些。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我正在奧德薩寫我的畢業論文。我還沒有寫完那篇論文，敵人向我們進攻的那一天，我正生了一點小病住在一個療養院裏，但立刻我就覺得我的病好了。我的希望和目的是：把我最好的能力用到保衛國家的戰爭中去。

我先參加過一個叫做殲滅隊的志願部隊，他們接近前綫，任務是殲滅散兵，不久以後，這個志願部隊分別編入了正規紅軍，我編入那一師是第二十五夏伯陽師。

第一次碰到德軍密集砲火的時候，我的確嚇慌了。我叫我們機關槍手趕快用回擊來掩護我，救我出來，但很快地我就鎮定和冷靜下來了。不久，我就射中了第一個真的靶子。從此以後，我就一天天更加熟練地學會了和那些頑強而狡猾的敵人作鬥爭的方法了。

有一次，敵人的偵察員和他們的狙擊手玩弄了許多愚弄我們，想讓我們暴露自己的把戲。最先的一次是他們在距離遠的地方支起一個兵士頭盔，如果我們沒有經驗，或者神經質一點的話，就會開火暴露我們的陣地。這兵士頭盔的把戲一連搞了三天，結果是證明了我們今天已有最清醒和最精細的戰場經驗。

又一次，我們雙方都有很好的地下隱蔽地位，我的敵人第一天放了一個搖動着的煤

炭簍子在容易看見的地方，想叫我上當，我知道這個傢伙也一定是一個老手，在簍子下面實際上並沒有德國兵的腦袋，因此我也就並沒有開槍。

第二天，又搞了一個花頭，他居然放了一隻有眼病的貓出來，在他周圍草叢中插來穿去，看起來似乎真是一幅和平村景，可是，我並不冒失地去捉這隻貓。

這些把戲玩一次就是好幾個鐘頭，由於兩天繼續不斷的和緊張的注意，我感到疲倦了。但我知道，暗藏着的敵人必然還要玩這種把戲來使我快活的。

第三天，我的決鬥的對手，放出了他最後的一張牌。這偵察員支起一個很像活人的傀儡人，手執步槍，正作預備放射的樣子。我不能想像，他為什麼會想得出來，以為我會相信一個納粹步兵會這樣在我視線中全部暴露出來。的確，敵人苦心製成的傀儡舞台管理是佈置得太忠實了。

在他用望遠鏡窺測我的地位的時候，他就造成了致命的錯誤。透鏡上的太陽光把他暴露了出來，我即刻撥動了槍上的勾引機，那個納粹就這樣對蘇聯土地看了最後的一瞥。

我走到死屍跟前，把他的日記取了出來，同時也沒有忘記那一架很好的望遠鏡。之後，我有很長時間被神經緊張困倒了。

保衛奧德塞和悉瓦斯托波爾的兩首史詩將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沒有經歷過這種圍困的人，簡直無法開始想像這一役的恐怖和英勇。敵人的數目比我們多十倍。每天有一千以上的飛機飛到我們頭上來，我們分不清是白天或者晚上，簡直像在棺材裏一樣，烟霧迷蓋了城市，頭上的天都看不見了。

佔是比那大的黑海海港曾換得了敵人的高昂的代價，單單我們一百五十個狙擊手就擊斃了一千八百八十個德軍。

我的經驗使我相信，全世界的人們都必需起來殺死納粹。這是阻止他們來謀害我們，殺死我們的唯一的道路。希特勒主義和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是不能夠並存的。

大海上的三晝夜

D·科普傑也夫

猶爾、萊文生和庫斯奈錯夫這三位勇敢的飛行師，在空中和納粹的驅逐機激戰了一場之後，被迫在大海上降落了。當他們坐在一隻橡皮船裏，設法想回到他們根據地去的時候，他們又和大自然鬥爭了三天三夜。現在下面所敘述的，就是這三位飛行師的英勇經過情形：

作戰的指令已經完成了。在敵人的目的地上所餘留下來的，就是一片變成焦土的廢墟。這時候，這架驅逐機就測好高度，準備飛回他們的根據地去。

忽然間無線電員兼機關槍手庫斯奈錯夫報告道：『有兩架納粹驅逐機，在右邊出現
了！』

驅逐機的指揮官猶爾，就決定迎戰。看起來，力量顯然是不平衡的——一架驅逐機對付兩架驅逐機。但是我們勇敢的神監去和在數量上佔優勢的敵人作戰，並非是第一次了。

敵人的兩架驅逐機正鴛鳥似地向我們的飛機撲過來，想從背後趕上它。上尉猶爾猜中了敵人的心意，就巧妙地操縱着飛機。無線電員兼機關槍手庫斯奈錯夫，則用手壓着機關槍的槍機，一排表示歡迎的槍彈，就向這兩隻兀鷹噴射過去了。這樣過了不到一秒鐘，一架『英塞希密特式』的飛機被火焰吞沒，掉進了大海和一直沉到海底。

庫斯奈錯夫這樣喃喃自語道：『你這個眼中釘，在海底下是儘夠你自由自在了。』

另一架敵機，最先因為我們機關槍的掃射曾被趕到一邊去，現在它又回轉過來重新開始進攻，並向我們這架轟炸機集中了暴風雨似的火力。一個爆炸彈損壞了我們飛機的右翼，但這並沒有使得我們英勇的飛行師驚慌失措。他們用機關槍擊退了敵人幾次拚命的進攻，還是向前繼續飛行。雖然飛機這時候已不能像先前一樣地操縱自如了。

空戰這樣繼續了二十分鐘之久，轟炸機全被槍彈所穿透了，無線電已失掉作用，右翼的四分之一已經折斷。左邊的一個馬達也已經不動了。

當納粹的驅逐機還繼續攻擊時，我們的轟炸機是每分鐘都在失掉高度而下降着，這時候，庫斯奈錯夫就從轟炸機上裝置安定機的地方，向敵機開火，射穿了敵機的舵。這一着就決定了空戰的全局。這架「英塞希密特式」的飛機馬上傾斜過去。海水的波浪，就把這批希特勒的匪徒永遠淹沒下去了。

這三位勇敢的飛行師，還是乘在他們受了重傷的飛機裏面繼續向前飛。

測量員聚文生報告道：「高度兩百二十呎」。

在他們下面展開着的，是大海。他們脫離祖國的海岸，還有一百哩的路程，而這架被損壞了的飛機，差不多是無法駕駛了。

飛機在不斷地下降，六十呎……三十呎……十五呎……這架飛機是不能再向前飛了。這時候他們關閉上發動機，飛機就「潑刺」一聲沉重地墮入水中，再過了九十秒鐘，就完全消失不見了。但是在這短短的幾十秒鐘中間，他們已爬出機廂，跳進水中，和拖着一隻急救用的橡皮船。

這三位飛行師，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清水；被孤單地遺留在大海上面。他們的沉

的皮飛行衣已浸透了水。把他們向海底拖。長時間的空腹已使得他們筋疲力竭了。

上尉猶爾邊時候向自己說：『我們已經墮落了兩架「英邁希密特式」飛機。我們一定也能夠衝出這座難關的！』他就發了一個命令：『把船展放開來！』

過了幾分鐘，測量員報告又發生了一件新的不幸的事情，當把船展開來的時候，打氣筒已沉到海底下去，並且幾個藥也飄浮走了。

『用嘴把它吹脹起來吧！』

這三位飛行師就輪流地吹氣，吹了好一陣時間，爲了使得他們能飄浮在水上面，他們又脫去了飛行的衣服和鞋子。

最後，船膨脹出來了，他們就都飄到裏面去。

星星出現了。測量員很快地就測定出他們的方向。因爲沒有錶，他們就用自己的手錶『划』。船慢慢地向前移動了。

夜裏面天氣非常冷，他們身上雖然僅穿了一層單薄的襯衣，但他們還是全身都浸透在汗水裏面。他們戰勝了疲勞。把膀子伸在水裏面，向前划着，划着。

時間過得真慢。他們知道：只有耐心、冷靜和意志的力量，才能幫助他們達到祖國的海岸。

天色黎明了。他們被飢渴所磨折着。他們差不多是沒有力氣了，但是他們不能就擺機器休。在他們前面，還有多少時間和多少日子呢？他們只得節省着力量，繼續向前划過去。

午後的時分，刮起了一陣新鮮的涼風，船開始被向前推進了。

測量員嘆息道：「假如我們有一個帆，這該多麼好？」

「我們用我們的衣服來做一個吧！」猶爾這樣提議道。

他們迅速地把一件藍色的飛行衫撕成碎片，打起結來，做成一個帆，兩個人就站在

船的兩端，用手緊拉着這個臨時做成的帆。風吹着它，船也就向前突進着。他們這樣繼續了好幾個鐘頭，在日落之前，和風消逝了，他們就只有用他們的手來划。

是第二夜了，這三個勇敢的人，繼續鼓着勇氣在和大自然鬥爭，他們的手因為被海水浸得太久都起了泡，覺得非常痛苦，飢渴簡直使他們磨折得難受，有時候他們會這樣想起：他們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這僅是一瞬間的事情。這三位飛行師把這一類的思想，從他們的頭腦中驅除出去。

第三天又過去了。又起了一陣和風。海水時常衝過船舷，就好像要把這隻易破的小船傾覆掉似的。他們開始用手把水屏出去。但這並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他們還要節省一些力量。

最後，在遙遠的遠方，看見祖國的海岸線了。

他們想加緊划，但並沒有什麼效果。他們已不能把腫脹的手提出水面，只有無助地垂在海水裏面。

第三天快要過去的時候，海岸線還只是些微可見。他們雖然因為沒有睡眠和再加上飢渴，已經是筋疲力盡了，但他們還是支持着。

這樣又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現在，海岸只有兩百五十到三百呎遠了，但他們沒有

力量能超過這個距離。他們一連好幾小時想超過這個短距離，可是岸邊的浪頭又把他們打回去。

最後，他們被岸上的人注意到了。當他們正準備來營救他們的時候，一架飛機引擎的聲音在空中響起來。這是我們的一架逐驅機。飛行師看見在海面上有隻橡皮船，和裏面所躺着的三個人。他們就把飛機在水面上降落下來，滑近這隻孤獨的小船，再過了幾分鐘，這三個勇敢的飛行師就被救上飛機了。

繼而就是朋友們的熱烈的握手和擁抱，慶賀以及一次安適的休息。

現在，這幾位飛行師的身體已經復原，他們又準備重新去執行保衛祖國的命令，飛出去與敵人作戰和在納粹的頭頂上傾下無數噸的炸彈與砲火。

勇士

A·托爾斯泰

丁丁在前綫寫的小說——

這裏用一個通訊站的負責人，沙賓大尉的口述，寫出二十五個紅軍過訊兵在敵人後方平安地衝出重圍的故事。最初，在執行任務時，他們被德國人包圍了。黃昏，他們消滅了德國人兩輛汽車。於是，就坐着汽車，在敵人後方，沿着前線前進。夜晚，他們衝過德國人的汽車隊，逃開德國汽車的追擊，開進德國人的車棚來修車……終於在黎明時開到一個小樹林邊。在那裏，他們遇到一個游擊隊放哨的小孩子，他帶他們到森林另一端隱藏起來。當晚，他們又燒掉了森林一邊德國人的油庫和飛機。在森林裏過了一整天，黑夜開始了他們最後的突圍。沿途又截擊了有三個德國軍官的小汽車，燒掉德國人的二十輛油車和三輛坦克。最後，走了一整夜，衝過敵人的戰綫，回到了接近前綫的一個村莊，受到全村人民的慰問和招待。沙賓大尉講到這裏，空中發現了敵機，故事就結束於此。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紅軍是如何的英勇和機智。

這是發生在西北區上……

臥倒在發着香氣的草內，臥倒在叢密的橡叢中，通訊站掩護得很好，被暑熱蒸得蒼白的天空，——萬里無雲。暑熱熱得連樹葉子都要炸裂了。不遠處有一堆蟻羣，沙賓大

尉慢慢地從臉頰上拂下螞蟻來。他咬着草莖，不慌不忙地講起來：

「一個德國兵士是禁止思想的；法西斯黨徒認為這種過程是有害的。」他說。「他的頭盔也不適宜於迅速考慮事情，——他怎麼也弄不明白。可是在這一瞬間我們就能戰勝了……不過事情是很困難的，——想起來，脊背就冒冷氣……」他嘆，自然我們的人民是勇敢的。您看看通訊兵彼得洛夫——臉上一點也看不出是一個了不起的小伙子。一個面目姣好的男人，朦朧的眼睛——眼睛裏有一種雲霧。每天給一個女孩子寫明信片……戰士們時常對他說：「彼得洛夫，你是人，還是一個會走路的傻瓜？你這是在打仗——應當興奮一點……」——「不要打擾我！」他回答，「什麼時候需要——我就會興奮起來的……」

「沙賓同志，你怎麼能領着二十五個紅軍，在法西斯黨徒的後方留了許多日子，能二點損失不受又回來呢？」——一個膝蓋上放了一塊紙板的人問道。

沙賓稍微轉過一點身體：

「我的車夫是一個非常理想的人物。我對他說：『史美里科夫，為什麼你來轉這種輪子？你應當進大學，讀物理學……』」他說：「因為從小就喜歡汽車夫生活……」——「您是問——我們怎樣遇到德國人嗎？我得到把一切通訊用具集中在P鎮的命令，要盡力和司令部保持着通訊關係。」

「可是我們被包圍了。黃昏時光，有兩輛汽車，載滿了法西斯黨徒，什麼也不考慮，衝進了杜布克。我們一聲不響把德國人放過去，從兩翼用機關槍向他們掃射起來，當他們從汽車中爬出來時，我們就用刺刀向他們刺去。德國人不喜歡這樣，有幾個跑掉了。」

，他們的軍官跑到草塘裏去，坐在水中，只有鼻孔露在外面，我們把他的裝有文件的軍用袋奪下來了。

「我們把德國人的汽車弄好了，所有的二十五個戰士都上了車，我和彼得洛夫也在內，史美里科夫就在前面掌舵。天空昏暗，看不見星，月亮還沒有升上來。我們在法蘭斯的後方，沿着戰綫前進。一點鐘，兩點鐘，一個人都沒有遇到，西方燃燒着晚霞光，東方，有射擊和爆炸聲。我們看見霞光，聽着砲聲，決定我們的方向。」

「前面有一個熟識的村莊。停下來了。彼得洛夫跳下來：」

「我來去偵查一下。」

「我想，一個人活潑起來的時候，連自己的愛人都忘掉。」去吧。」他把手榴彈放在口袋裏，迅速地、敏捷地走了。過了四十分鐘，樹叢沙沙響了，他站在車夫座旁邊說：

「村中——有一險決西斯的汽車。」

「我想，這很不好。不過——道路只有一條，左右都是水塘，我們決沒有回去的遺蹟。史美里科夫很安定地說道：

「孩子們，請坐上車。我們衝過去。」

「我們的鋼盔，黑暗中很可以冒充德國人的，只有帽章不同，所以看不出來，只是我們德國人的刺刀，是四稜的，很容易看出來。我命令戰士們把來復槍都放倒在膝上。」

「很快就看見了三處燈火光，——這是德國人裝在汽車頭上的一止步信號。」史美里科夫關掉前面的燈：我們看見——有幾輛載重七噸的運輸車，裝着些箱子，箱子上

而——有一個畫着黑卍字的白盤。路旁有三個軍官，向我們這邊望着，用手電燈亂照。史多里科夫使車燈充分亮了一下，軍官皺起了眉，用手掌遮住了眼睛，我們冷淡地走過汽車縱隊的旁邊，扭着頭，爲了不要露出鋼盔上的紅星來。我們加快了速度，通過一個可愛的、舒適的小村莊，濃密的櫻桃樹和蘋果樹叢中，有些很安靜的小房子。村中已經闖無人跡，居民都逃掉了。

村教堂附近，一輛敞篷汽車上，坐着一個皺紋滿面的德國軍官，正用燈籠照地圖。我輕輕抓住了彼得洛夫的手臂，因爲他從汽車夫座探身出去，要想拋手榴彈。

但是軍官終於覺得有點可疑了。當我們走過一座小村落時，一輛二十四馬力的摩托車追上了我們，司機座內坐着一個機關槍手。這時，彼得洛夫拋出了手榴彈，機關槍手也非常靈敏，從汽車篷內跳出去一公尺，彷彿是忙着想要說出什麼，至於領路人則和摩托車一同向前一衝，滾到水溝內去了。

我們在黑暗中熄掉燈光飛馳。一片黑樹林外面的地平線上反映出來了一大片霞光，這兒有一條小河和一座木橋，我們減低了速度。聽見了德國人的喊聲。我們的來復槍和手榴彈都預備好了，沉默的舉着。兩個不很清楚的守衛影子走近來了。一個停了一下，另一個走到車夫座前來，向裏張望，鼻子貼在玻璃上，——我們和他眼睛相對了……忽然他向我點頭，用不高明的俄語小聲說：

「俄國人，不要走過橋，法西斯那兒要開槍……」

我們沿着河岸的草原走了五公里路，聽着蛙鳴。走到大路來，又看見了藍火光，聽見了鐵輪軋軋的聲音，離我們三十步遠處有前哨和坦克車在行動。

「我對戰士們說：『躺下來，不論誰的馬巴也不許在外面！』」

「我們很小心地，不慌不忙地沿路邊走着，讓過有像着眼睛一樣的白圈和黑記字的黑色重坦克車。法西斯黨徒們，以為他們有黑色坦克車和會吼叫的炸彈，就等於他們的鈕子上有頭蓋和骨頭一樣，會使敵人感到恐怖。不過這算什麼！有些野蠻民族，在戰爭的時候，常戴些有牙齒和角的假面具，——據說，也很可怕……」

「坦克車後面跟着高射砲——鐵甲車，載重汽車。我看——遇上了，我們在這兒是不能逃過災難了，應當變到另外一條路上去。但是怎樣變法呢？你一變——立刻就會引起懷疑來的。」

「道路的右面出現了一條兩旁樺樹的小路。史美里科夫立刻得到，應當轉到小路上去，白色的樹枝在眼前閃過，我們一直開進了老德維基場的院子，開到汽車棚邊。」

「史美里科夫一而走，一面開開汽車門，開着進去。彷彿是要修理。有幾個德國兵士跑過來開車棚門了。這很好，希特勒沒有機會想到思想。史美里科夫修理着，我們的第二輛汽車已經跟在他的後面，熄掉火，拚命又開上丁樺樹小路。後面開始喊叫起來開槍了，但是我們已經走上了大路，汽車繼續在那兒走着，我們却好像有充分權利的人，追過了坦克車，轉到一片很高的麥田中去。」

「黎明時光，我們到了一片小樹林子，我們在這兒才結束了我們的苦痛。我們把汽車搬起來，開始吃起東西來。彼得洛夫口中嚼着餅乾，扭轉頭，忽然跳起來，向一叢草崗上跑過去，——那兒有嘩嘩的聲音，——他拉着手從那兒拖出了一個九歲的男孩子，頸刺得光光的，鼻子圓圓的，眼睛很亮。」

匪徒……」

「瞭，你幹什麼？你看——我是自家人，放乎，——他說。——我這以為這地是

「你在這兒幹什麼。混蛋。」

「我是巡邏。我們是跟奧克仙祖父工作……」

「原來，這個男孩子和另外五個孩子，都是跟奧克仙祖父留在村莊裏的。男人和女人都帶着小孩子和家畜退到森林中去了，從那兒展開了游擊戰。司令部就在村中的奧克仙祖父處。他的六個孩子整天在四周亂竄，也不怕走近德國人去，晚上把一切看到的，將聽到的消息都報告給祖父聽。夜間，游擊隊到村中來，祖父便命令他們：那兒有司令部，應當把它消滅，那兒有汽油、坦克車小隊會來，應當把這兒炸掉。」

「小孩子很聰明，在太陽還沒出來的時候，他把我們傾到森林的另一邊去，——像蝴蝶一樣飛，我們跟在他後面。森林邊上有幾輛貯油車和五架驅逐機。」

「對於處理這事，我們並不困難。當我的狙擊兵射擊起來時，爲了不要睡着，正在走來走去的德國兵，在自己的小戰壕附近，都急忙伏在地上了，——我們跳出來，叫「烏拉」——這一聲呼叫，在德國兵的神經上發生了很大效力，不管一枚大炸彈。法西斯黨徒們從各處鑽了出來，有的立刻舉起了手，有的像害鼠疫一樣旋轉，用自動步槍射擊。抓住降落傘的皮帶，把一個飛行士一直從空中拖了出來。對這件事的目睹者一個也沒留下來。燒掉貯油庫和飛機，回到林子裏。小孩子對我們說：

「再會，我跑去告訴祖父，否則他還準備派一大隊人到這個飛機場來呢……」

「我們在這兒過了一整天。聽坦克車過去了，機關槍掃射過樹林子，我們掩蔽得很

好。決定夜間沿着地維那河，尋覓着弱點，突過去。法西斯黨徒們並沒有密集的陣地，他們什麼也不顧地向前進攻，像一隻狹窄的楔形，因此，只要你能跑，總歸可以穿過去。

「夜間，我們散開了走，兩翼配備着機關槍。遠遠D城發生了大火，全城都被火燒燬了。法西斯黨徒們是喜歡這一套的，所做所為比電影中見到的還要多。火燒的城市四周，飛機掃射逃難的人，把孩子、女人和老頭子趕回火中去。」

「嗚，好吧……我們也對敵人兇狠一下吧。我們攔住了一輛坐着三個軍官的小汽車，在處死之前，強迫他們面向D城，叫他們看看這幅比銀幕上還有興趣的畫面。割斷了很多電線。又遇到了一隊有二十輛的貯油車，攔住，把汽油都燒掉，弄得火光冲天。追上了三輛慢慢走着的坦克車，我們正可惜沒有帶着裝火藥的瓶子。不過彼特洛夫和另外兩個紅軍擲彈手，從同伴們身旁多要了些手榴彈，向前跑去，藏在道旁，拋出了一堆手榴彈——每一個都落到坦克車下面了。前面的一輛倒豎了起來，另外兩輛都炸燬了，只能在黑暗中打轉了。」

「這樣沿着田野、叢林走了一整夜，到了看情形德國人還未來過的村中。許多小房子的百葉窗還都關着，院子裏連家雀都沒有，忽然在一座小房子的草屋頂上，有一隻雄鷄報曉了。我們看見——台階旁邊站着一個禿頭的老人和一個乾瘦的老太婆，正在等候着死神。」

「——老人家，——她說。——這一定是我們的人……」

「給我們發十字，吻我們每一個人。不過我們沒有和老太婆接吻，我們都飢餓不堪

了。老頭子拿來一隻大麵包，切開，一個人給一塊，老太婆在麵包上塗些蜜，說道：「吃吧，親愛的，保衛國家的人們吃吧……」

「藏在村中是不很方便的。老頭子穿上靴子，戴上羊皮帽子，領我們沿着一片樹林沼澤走到一個小村莊去，他們的游擊隊司令部就在那兒。全村的人都跑來看我們了，女人領我們到家裏去。我們不願使好心人的心裏不高興，所以就順從了他們；路人是又瘦又黑，照舊時的習慣，應當給他洗洗澡，款待一下。女人們親自給我們脫掉靴子，誰的腳如果被磨壞，——便代他們洗，換上乾淨腳布，用家中所有的一切來款宴客人。」

「我看到，彼得洛夫又和了，眼睛裏又有了霧氣和濕意……農民們拚命勸我們留下來和他們一同打游擊……我們不願意這樣……而且職務上的責任……」

沙賓大尉用輕鬆的動作抬起身來……「空軍！他命令。草叢中，榛子樹中間立刻有了活動。天上，高空中，出現了五架法西斯的轟炸機。在通訊站把消息傳達到飛機場還不到三分鐘，我們的驅逐機已經亂亂響了。它們像挺直的弦一樣。威武地和有力地響着，一直向轟炸機羣升上去……法西斯的重轟炸機閃爍着翅膀，開始轉身了。但是已經晚了……從褪色的天空上追來了微弱的機關槍聲。驅逐機追上了。一架轟炸機搖擺了，機頭向下衝來，它的後面拖出了一道烟……」

戰事發生了不久。村子上的孩子們都奉命撤退到安全地方。當時伏洛加的母親正在列寧格勒工作，所以無法來照料孩子的撤退。後來姨母領了齊娜一同離開了。當時伏洛加死命地拒絕跟她們一塊兒撤退。他幾乎整夜不曾合眼，他完全跟大人一樣的思想計劃着。明天一早就和宋茹。耶柯美列夫一同到林子裏。

收入菲洛兒。依那基亦維奇老頭兒告訴他們，在林子裏有紅軍屯駐着。因此他們攪了兩壺牛奶和兩個大麵包去送給紅軍。當時在林子裏他們會見一個政治指導員，政治指導員感謝他們的牛奶和麵包，同時注意地聽着他們的請求，就是他們要求加入軍隊去打法西斯蒂。

不能，當時政治指導員回答說，把你們編入紅軍是不可能的，因為你們的年紀還太小。你們可以幫助紅軍。

政治指導員也曾經參加過和芬蘭白衛軍的戰鬥，他也曾聽到過伏洛加的父親柯賡洛夫，而且他們相處得很近。政治指導員當時給孩子們這樣的任務：到鄰近的村莊去察看——那邊的德軍去了沒有，他們有多少人數，什麼配置。

這是正式的軍事任務。當時伏洛加和宋茹先跑到自己的村上，那裏的居民差不多已經完全搬走了。連老頭兒菲洛爾。依那基亦維奇也領了集體農場的收穫移向東方去了。

在空空的民警所裏，他們找到兩支老式的土槍，當時他們想拿了它再跑到鄰村去。可是當他們還沒有走到村稍的時候，伏洛加忽然發見幾個兵士，他們並不穿着紅軍的制服。德國兵——伏洛加拉了宋茹的襯衫，兩人同時躲進溝裏。在開始的時候，他們覺得

非常害怕。

可是他們受有軍事的委任啦！孩子們因此把兩支老式的土槍藏在溝裏，然後再跑進村去。當時村莊上已經都是德軍了。他們正在忙着殺雞宰豬，並沒有注意到這兩個穿了已經落色的藍衫子的赤着腳的孩子。這兩個孩子走遍全村。伏洛加牢記着德軍的坦克和戰車的數量，同時連敵方的人數，他也暗暗地數着。後來他們突然跑出村莊，從溝裏拿出藏在那裏的兩支槍，跑進林子。

政治指導員注意地聽着他們，同時寫下遊報導。然後溫和地看了看伏洛加，把他抱在懷裏，伏洛加的眼睛不自覺的潤濕起來。當時他自己思量着，這不像是一個偵察員了，這簡直是一個怪會流淚的小姑娘了。

自從這一天起，伏洛加·柯威洛夫便開始過軍隊的生活了。

他在林子裏會見區上派來的共產黨員指導下的游擊隊。當時部隊裏派給他 and 宋茹每人一支槍和二十發子彈。孩子們從此便成了部隊裏的偵察員。

伏洛加很快便成了正式的戰士，同時他得到兩顆手榴彈，掛在自己的腰邊。

在某一次行軍中，他失去了他的好友宋茹。耶柯芙列夫，他因此非常悲傷。偵察隊長司達諾夫便把他帶到自己的身邊。伏洛加愛他好像愛自己的哥哥一樣，一步都不離開他。就是去從事最危險的偵察也總是跟着他。同時其餘的偵察員也都喜歡說這個淡髮藍眸子的孩子在一塊。因此伏洛加在他們之間，真好像是偵察員的兒子一樣。

有時當少數戰士離開自己的部隊被德軍切斷去路的時候，伏洛加便得着一項特別的重任：他從熱烈的戰場帶入敵人的地方，領了殺切斷去的戰士們回到自己的部隊。

部隊裏的高級官長上校同志也曾親自擁抱過伏洛加，他感謝伏洛加給予部隊的幫助，同時稱譽他是他父親的光榮的兒子，這對伏洛加是至高無上的讚賞。

有一次伏洛加所屬的團部出發進攻敵軍。在團部的前面，是司達諾夫所率領的偵察隊。當然，伏洛加也在裏面。伏洛加和過去一樣，首先潛入敵人的後方。他在十字路口發見一塊木牌，可是上面寫的都是德文，伏洛加以前在學校裏的時候，德文一科曾經得過「優等」獎。他當時看到一個字是「參謀部」，還有一個字似乎是「裝甲」。可是他並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伏洛加覺得非常絕望。在學校裏的時候德文一科沒有獲得「超等」，可是現在已經無法可想了，他在村上仔細偵察後，再回到自己的部隊。

當他回去的時候，已經黑夜了。林子裏非常恐怖。會使人的心扉志忑地跳起來。可是伏洛加是一個戰士，是一個偵察員，所以他一點也不怕！伏洛加不安地到了司達諾夫跟前，告訴他看到的牌子上所不明白的字。

當時司達諾夫非常滿意伏洛加偵察的功績，他把它報告了團部。

在早晨最先的連隊開始去進攻敵軍。當時司達諾夫絕對不准伏洛加去參加作戰，他對伏洛加說：

「你的任務是偵察，這是非常偉大而重要的工作。我們不能夠隨便讓你去冒險。因為要是你有什麼不測的話——團部要對我殺頭。而且我自己……」司達諾夫沒有說完，他異樣地看了看伏洛加。

伏洛加當時答應他不去參加進攻。

可是他最後却沒有實踐，他後來仍潛入了所有的部隊作戰去了，他拿了裏面滿裝燃

燒灼的瓶子擲向法西斯的坦克。開槍狙擊敵人，同時他看到高大結實的敵人在他發射之後應聲倒下；最後他跟着所有的戰士衝進了村莊。

要是伏洛加的父親現在能聽到他的話，那他對自己的孩子一定非常滿意。

游擊隊的女兒

E. 邁布風洛維奇

當德國人佔領了諾沃齊諾的時候，那利蘇維埃主席畢林柯就去當游擊隊去了。德國人在村裏搜索着，尋找着他的部隊。沒有結果。

畢林柯的妻孥爾迦和他的十三歲的女兒瑪尼，留在村裏。

德國人捕了娥爾迦，就將問着她。問他的丈夫同誰和在什麼地方。娥爾迦回答說不知道。德國人麻搥着。娥爾迦依然推辭不知道。

於是就把她作為游擊隊員的妻子，在村裏的驛站上絞死了。把全村的人民都趕來看。繩紋首架——以示警戒。把房子也燒了。

鄰人把瑪尼收養着。她的身材不很高，淡色的頭髮，帶着小辮子，長着兩隻笑瞇瞇的大眼睛——我們見過她的照片呢。

有一次，德國司令部的一個翻譯官來了。他進到驛子裏，坐在桌子跟前就說道：

「你好吧，小姑娘。」

「你好吧。」

「你叫瑪尼嗎？」

「瑪尼。」

「好極了，」翻譯官說着，高聲宣佈所要找的人找着了。「你住在這裏嗎？」

「在這裏。」

「你爸爸在那裏呢？」

「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翻譯官用指頭敲着桌子說道。「你爸爸不久還給你來了一封信，你怎麼會不知道呢。」

「這是真的——幾天以前，有一個送信的人從畢林柯那兒來，把一封信和一件小物體——用白楊樹皮編的小筐——交給了他的女兒。」

「我不知道。」瑪尼重復着說。

「呵，好吧，」翻譯官回答着就站起來。「我們到軍官那兒去吧，他要同你說話的。」

○

他們到德國司令部去了。這裏一位軍官坐在桌子跟前，屋角裏站着他審問了的幾位集體農民。軍官的俄國話說得很好。他一看見瑪尼就說：

「你好吧，小姑娘。」

「你好吧。」

「到這兒來一點。」

她走近了一點。

「你叫瑪尼嗎？」

「是的。」

「你幾歲了？」

「十三了。」

軍官沉默了一下，後來說：

「你瞧，瑪尼，你媽媽是一個壞女人，很壞的女人。我們無論請她多次，她總是不願幫我們的忙……你明白我的話嗎？」

「明白。」

「可是你應當幫助我們，」軍官說，「德國軍隊會感謝你的。你聽我的話嗎？」

「聽。」

「這麼着，我們要知道你父親同誰走了，並且他在什麼地方的。我們知道你曉得這個的。我們不害他。我們將把他弄來，他將同你在一起過光景了。這些話你都明白嗎？是的嗎？」

「是的。」

「呵，你告訴我吧，我來記。」他取出鉛筆刀，切切實實的銼起鉛筆來。「不過別扯謊，」他說，「扯謊我們還要重辦的。」

「我不扯謊。」

「這就好極了，你是好姑娘。你不怕我們嗎？」

「不怕。」

「你把一切都告訴出來嗎，對嗎？」

「是的。」

「呵，真能幹！把菓子糖拿去吃罷。」

「我不吃。」

『拿去吧，拿去吧。我們要什麼，你卻告訴我們，我們就給你很多糖吃。明白嗎？現在就說吧……到櫃檯來，坐到椅子上就告訴吧。』

我告訴你，瑪尼說，『我告訴你……』

她走到桌子跟前，坐到椅子上，掠了掠頭髮，把鉛筆拿在手裏轉着，好像要寫什麼東西似的，後來從桌子上把鉛筆刀拿起來，拚着全力，刺到德國軍官的胸上。

……現在諾沃塞里村收復了。被法西斯殺害的瑪尼的屍首找不着了。可是戰士們在傍問她的那所房子跟前，修了一座樸實的紀念碑，用各色的小石頭，堆成了一座小山，上邊立着一通木質的方尖碑，碑上刻着旗和紅軍的星章，題着：

瑪尼小姐千古

永垂不朽

紅軍敬立

永垂不朽呵！我們忘不了瑪尼的。我們把她的光明的名字，寫到為祖國而犧牲的英雄的名單上。清算的時候一到，我們要為這無辜被法西斯殺害的女兒復仇。

十一小時

B·格蘭諾夫

在這個地方有過一所房子。現在它成了廢墟了：破牆、燒焦的屋樑、炸塌的屋頂。德國人以十一小時的時間，用步槍、用迫擊砲射擊它，用手榴彈炸它，而在晚上澆了汽油，放了火。不斷射擊的自動步槍，在這個當兒，也沉寂了。可是，躲在房子裏面的人，依舊是活着。在夜的籠罩下，當被突如其來的沉寂欺騙了的法西斯們停止了射擊的時候，三個受傷的——中士布里霍羅柯和他的同志們——到了院裏，走過了隘路、山谷、秘密的小路，忍住了疲乏和疼痛，回到了我們軍隊的陣地裏。

把布里霍羅柯安置在醫院中。他在病床上躺了幾小時，以後慢慢地穿上衣服，好像從前似的，頭上裹着繃帶，回到自己的隊伍裏去了。

下面就是這個人和德國人英勇格鬥的故事。

中士布里霍羅柯帶着一隊自動步槍射手，突進了德軍佔據的G村裏，擊破了敵人的抵抗，就在村邊的一些房子裏，鞏固了自己的陣地。後來，來了命令，叫暫時退到原來的陣地裏，人都開始退却了，布里霍羅柯和兩個兵士，留在一所不大的矮房子裏面，掩護自己隊伍的退却。

被我們的自動步槍的火力掃射過的街道，是寂無人影了。突然從街道拐角處發現了德國人，他們成散兵線地前進着，挺直着身子，走近前來，而且凶惡的用自動步槍射擊着。他們袖子上帶着——頭盔帶和交叉着的骨頭——這是希特勒的精銳部隊的標記。

玻璃嘩嘩啦啦的落下來。第一批槍彈在布里霍紀柯頭上很低地飛過去。一個受重傷的倒下了。留在屋子裏面是很危險的。三個窗戶——便是三個目標。布里霍紀柯引導着同志們，鑽到過道裏面——這是小小的、半明半暗的，兩公尺長，一公尺半寬的一間小屋。裏面亂七八糟地堆積着筐子、箱子、鐵錘和耙子——用圓木頂着外面的門，並且用木箱緊緊地堵塞着裏面的門，戰士們準備着防守了。

「當我站在過道的深處，緊靠着牆的時候——布里霍紀柯以後說——就像時時埋在那兒一樣，不知那裏來的勁。像一塊石頭似的，在那裏一動也沒有動。」

隔着小窗子他看見了德國人在院子裏亂忙着，在對着過道的木板後面，安置手機關槍。布里霍紀柯用準確的射擊，打倒了一個沙西斯，又打倒了一個。其餘的都逃跑了。遺棄的機關槍在雪地上發着黑色。

現在聽見了頻頻的爆炸聲。德國人還沒有辨清，我們的人躲在那一部分的房子裏，他們向房子裏面投着手榴彈，又企圖着到機關槍跟前。白費氣力的！布里霍紀柯用手槍向他們射擊，節省着自動步槍的槍彈。

布里霍紀柯又把一個高個子的。滿口鬍鬚的德國人的肚子打傷了。那個傢伙像狗似的嗥叫着，在地上滾了很久。兵士們打着手勢，嗥叫着。可最沒有一個人敢從躲身的地方出去救他。後來，一個軍官，想要鼓勵兵士，從小欄子後邊把全身露了出來，到機關槍跟前去了。這一次布里霍紀柯不愛惜槍彈了。用短短的幾排自動步槍的掃射，法蘭斯逼了逼手，一鼻子就倒在雪上了。

這樣地經過幾小時。德國人死亡的數目增加了。而在布里霍紀柯這一小塊裏，兵士

多夫在柯被打傷了。現在就剩下布里塞紀柯一個人了。一個人對付着這些凶暴的希特勒惡徒們。

「俄國人，投降吧！俄國人，丟掉武器吧！讓聖我們是要捉住你的。」他帶在小棚子裏面冒出來喊道。

「不，你捉不住的，惡徒們！」布里塞紀柯憤恨地想着，咬緊牙關，繼續射擊着。手榴彈的破片擦傷了他，布里塞紀柯感覺到尖銳的疼痛。血順着臉流，流到眼睛裏，看了見了。

又過了幾小時，情形沒有變更。德國人開始打通着房子的後牆，砲彈炸翻了屋頂。被炸天不能夠挫折的堅強抵抗激怒了他們，採取新的方法了：從炸塌的屋頂上倒下汽油，投着燃燒彈。布里塞紀柯背後的牆燒起來了。那時他就向後跑着，把受傷的同志們拖了出來。

這是難關，然而現在他的腦海裏，並沒有停止抵抗的思想。在彈巢裏還有子彈，自動步槍順利地射擊着。還能消滅一些可詛咒的法西斯們的。那末，還值得活着和戰鬥的。

他想屋子裏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床底下。於是，他就把受傷的同志們小心地放在那裏，自己手裏拿着手槍和自動步槍，站在床上。如果發現德國人，從這兒射擊他們是比較方便的。

他看見一捆捆的乾草在窗臺上移動着。德國人決定燒房子了，可是他們作得很小心，自己不露出來。以後便有些混合體的毒氣彈進屋子裏面來，於是就充滿了刺鼻的氣

壁息的氣味。布里霍紀柯從眼睛裏流出淚來。他已經看不見窗戶，分不清屋子裏面的物件了。烟氣佈滿了一切。布里霍紀柯停止了射擊。他決定以沉寂欺騙德國人。有時受傷的人呻吟起來，布里霍紀柯堵住他們的嘴，耳語地鼓勵着他們。

他的計策弄對了。一停止了抵抗，就是屋子裏的人被燒死了——德國人就決定着解圍了。他們走了。

當深夜的時候，布里霍紀柯帶着兩個受傷同志，離開了被毀的屋子。鬆軟的大雪片下着。朦朧的月亮照着。人們小心地向四面張望着——附近連一個人也沒有。道上是空的……

自動步槍連連長布里霍紀柯，在IG村同德國人十一小時的作戰裏，消滅了三十幾個法西斯兵士和一名軍官。

戰鬥的步兵團

V. 斯達夫斯基

這篇寫的是：在保衛莫斯科的嚴重日子裏，梭洛維夫上校的步兵團的英勇戰鬥。也是蘇聯無數戰鬥的步兵團的典型之一。第一節，是介紹梭洛維夫團長。他是一位善於帶兵的人，是一個老紅軍，老共產黨員，現在，則是一個出色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者。他的團裏充滿着戰鬥的勇敢和同志的親切。梭洛維夫代表着全國的優秀的戰鬥力和全國一致的士氣。第二節，是寫該團第一次的勝利戰鬥。這裏表現出團長的英明領導和戰士們的勇敢作戰。第三節，是該團一次嚴重的反坦克戰。在這裏現出許多特出的人物：指揮自如的砲兵隊長加琴珂夫，神槍手亞郝米托夫，消滅敵人四輛坦克的排長紫洛賓，消滅敵人八輛坦克後全部陣亡的梭柯林柯砲隊……在最危急的時候，團長梭洛維夫跑到最危險的第九連去。最後總隊只剩了二十來個人，還出現了用水酒瓶子撲燒敵人坦克的勇士——戰鬥員羅賓和一位中士。黑夜，在新的陣地上，團長遠視察各營的陣地。第四節，寫他們在新的戰鬥裏，創造了許多新的功績，出現了新的英雄。

一，指揮官

如果你到了梭洛維夫上校所指揮的團裏去，你即刻就覺得有一種勇壯的信念和威嚴的戰鬥的技巧。同志的溫情的奇異的氛圍把你包圍着。

68

幽藍的傍晚。被樅樹頂切成了齒狀的陰沉的低天。發白的上凍的田野。地平線上是一片反光；我們的和敵人的砲兵在射擊着。砲彈呼呼的噴着。前邊不遠的地方，清脆的機關槍的聲響，不斷的響着。

你到了團隊佈置的陣地上，士兵和長官們親切而家常的迎着你。他們都穿得挺好；戴着有護耳的帽子，大衣裏邊，穿着毛絨衣，腳上穿着鹿靴，腳下的雪，大聲的、嚴肅的響着。

上校自己來了。他是一個中等的身材，寬寬的肩膀，走起路來迅速而且輕快。他的灰色的眼睛，長着很大的睛珠，彷彿要把周圍的一切都要吸收了似的。面孔的輪廓是嚴峻的；端直的鼻子，陡峭的下巴，薄薄的嘴唇；——這些都令人生一種力量和威嚴的印象；是的，這是上校在走的，表現在命令中的他的意志，推動着士兵和官長們去完成任何一種戰鬥的任務。

坦白的、懇切的眼光，勇敢的、可愛的微笑，在迎送着他。梭上校在紅軍士兵面前停着，同他談着話。那位略帶着昂奮的熱情，滔滔不絕的說着初次作戰之前的心法與恐怖，用堅強的語句描繪着反坦克戰及狂喜的總結。

梭上校曉得這是非常重要的；坦白的、誠心誠意的同這位新補充的戰士初次作戰以後的談話是很重要的；在這談話裏，鞏固了他的戰鬥經驗，更其提高他的自信力。

實在說起來，這不僅是指揮官的工作，前線軍隊中的黨政工作的深意，也就在這裏，梭上校從一九一八年就當了工農紅軍的志願兵（那時他才十八歲），已經參加了三次戰爭，得過勳章，一九二五年就入了黨——指揮官和政工人員的才幹，都有機的他

身上浴成了一片。

當然，這就是全團優秀的戰鬥力的担保，也就是全團士氣的一致，這已經在實踐中突然表現出來了！

『這一團從十一月二十六日加入了戰鬥。從那時起，這團就消滅了敵人的九十四輛坦克。』

二、反攻

十月二十六日的早晨，梭洛維夫的一團人，一到了火線上，就反攻起來了。德國人佔領了好多村落，應當從那裏把他們打出去。

可是怎樣組織戰鬥呢？梭上校的理想是這樣的：德國人的拿手好戲是包抄，是包圍敵人的力量。這麼說來，應當用他們的方法去打他們。於是打擊的神速而突奇得使法西斯們連醒悟都醒悟不及的。

上校決定了任務，令第二營強襲佔領B村，消滅敵人兵力，並前進截斷德軍向D村的退路；令第三營佔領T村，同時包圍敵人；第一營加入第二營的縱隊裏。

各營隱蔽的，迅速的佔領了準備位置。德軍對這種動作發現得很遲。梭上校將附給他的兩輛坦克，派往T村去。過半點鐘，坦克及同它一起的第三營，用刺刀和手榴彈消滅了德軍的殘部，已經把T村佔領了。在這裏得了四門迫擊炮和兩門大砲。

第二營也迅速的包圍了B村，衝入到村子裏，奪了一門高射砲，驅逐了第十九步兵團團部，擊潰了敵人，把村子佔領了。曾得過三個『鐵十字章』的德國上校，就地陣亡。

了。

應當即刻擴大勝利。上校經過通信兵，命令各營即刻進攻，自己的第二縱隊也行動起來，命令第一營去佔領德軍殘部往那兒退却的K村。這決定是很對的。這決定的執行，準確而且迅速。第一營消滅了德國的團部，奪獲了裝着公文的兩輛司令部的汽車，把K村佔領了。德軍驚慌失措的向D村潰退了。在這裏奪獲了七十二輛卡車、四輛小汽車、七十四輛摩托腳踏車和一百二十輛自行車。

另一個K村也用突擊佔領了。到晚上，該團從西邊繞過了D地，把每一條道路的交點，都控制在砲火的監視下。

三，反坦克戰

這一團馬上就經過了嚴重的考驗，坦克的衝鋒。從早晨起，團就開始進攻D地。德軍開到了大批的部隊，進攻起來了。他們派了七十四輛坦克，三個縱隊，參加了戰鬥。團的鄰近部隊後退了。這一團就處到困難裏了。

各營在敵人的壓迫下，退到自己的陣地上。德國的坦克逼近了。摩托的吼聲，輪帶的軋軋聲，使戰士們得到一種難堪的印象。可是這時團直轄砲兵加入戰鬥了。團直轄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上尉，按照梭上梭的命令，把自己的大砲，配備成三個梯隊。

大砲很精密的隱蔽了起來，陣地也選擇得很妥當。加列琴柯夫親自看了看，把一切的灌木叢、小丘和小坑都爬了一遍。在砲火陣地上，掘了很好的隱蔽部。

砲兵隊長剛剛從梭洛維夫的指揮地上一跑過來，就指揮道：

預備！

坦克帶着隆隆的聲音走近了。連長梭柯林柯少尉，用自己的兩門炮開火了。一輛，兩輛，——四輛坦克都被擊壞，被燒燬了。坦克縱隊回頭走了，可是另一個坦克縱隊從旁邊開來了。

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拚着全力，換到第二梯隊的砲火陣地上，命令着發砲。第二砲兵班即刻發了砲。瞄準手亞郝米托夫第一砲就把一輛坦克擊燬了。坦克車手們開始從昇降口裏爬出來了。亞郝米托夫用破片彈第二砲把坦克車手都消滅了。

第二輛坦克又被瞄準手亞郝米托夫擊燬了。可是第三輛坦克從小樹林的空地上發砲了。排長紫洛賓被他的砲打死了。他自己在臨死以前，已經消滅了四輛坦克。中士布爾錦代替了他。他又打毀了三輛坦克。這時，從林間空地裏又出現了一輛德國的坦克。一門砲在三百米遠距離的直射下，被打毀了。第二門砲只得後退了。這門砲在第三梯隊——上尉唐次砲兵排的火力掩護下退出來了。而第一梯隊——少尉梭柯林柯的砲隊，消滅了八輛坦克，自己全部陣亡了。坦克衝進來了。它們已經把第九連的掩蔽部踏破

了。這時，迫擊砲的火力，對梭洛維夫的指揮點襲擊起來了。電話機被擊燬了。電話兵傷亡了。梭上校曉得，如果不擊退敵人的進攻，全團就要消滅了。

他決定派第八連——自己的最後的預備隊，加入戰鬥。他在猛烈的砲火下，本着普拉斯東軍的精神，到了砲兵連裏。在這裏命令砲兵隊長加列琴柯夫組織掩護，並且不惜任何代價，一直支持到他派交通兵來送消息的時候——上校站在原地上。

「你上那去呢，上校同志？」

「到第九連去的。」

「我不放你去！猛烈的砲火。你過不去的！」

「算了吧！守命令吧！同志們！連一個德國的混蛋東西都不放他過去！」

戰士們都異口同聲的響應着：「一個也過不去！」

梭上校跑走了。上尉加列琴柯夫對集在被擊毀的大砲眼前的同志們環顧了一下。他們總共有二十來個人。這是整個的掩護。可是坦克都又逼近了。

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坑。坑邊上有士兵們挖的戰壕。指揮官加列琴柯夫就是命令叫佔領這些戰壕的。他自己居在中央，右翼是上尉沙左諾夫，左翼是上尉梅海樂，這是一位擲手榴彈的老手。

掩護隊能及時的在戰壕裏隱蔽了起來。鑽進來的德國自動步槍手，已經射擊起來了。三輛德國坦克即刻到了圓坑跟前，開起砲了。一個戰鬥員陣亡了。坦克射擊了一刻來鐘，把砲塔向另一個方向轉去了。

指揮官加列琴柯夫起來，即刻判明情勢，就命令道：

「把坦克燒掉！」

加列琴柯夫叫忘了姓名的那位中士和戰鬥員願賓，帶着火酒瓶子，大無畏的向坦克撲去了。其餘的人，都心驚胆戰的望着他們。

中士同戰鬥員願賓，跑到坦克跟前，擲了瓶子。兩輛坦克即刻燃燒起來了。願賓把瓶子擲到第三輛坦克上，那輛坦克發火了，可是沒有成功。德國的坦克車手，趕忙把坦

克開走，跳了出來，用坦克上已經準備好的沙袋把火滅了。

其餘的坦克很快的向坑裏開去了。後邊跟着步兵。坑被包圍了。

「現在要壓迫起我們了！」一位紅軍士兵疲憊得要命的說。

「別怕！把手榴彈準備好！」加列琴柯夫回答道。這時上尉沙左諾夫跑到他跟前了。

「一分鐘也不要坐着！」

「對的！」

沙左諾夫從戰壕裏跳了出來。

「衝鋒！爲了祖國，爲了斯大林！烏拉！」

一切都跟着他跳出來了，擲着手榴彈。

不知所措的德國人，向旁邊跑散了。掩護隊往森林裏跑去了。當德國人開始射擊的時候，我們的人幾乎都躲藏到森林裏了。但是我們兩個同伴陣亡了。

掩護隊支持了一點半鐘。那時梭洛維夫飛快的把第八連開到白楊樹林的空地上，裝備了大砲和機關槍。恰是時候呵。十八輛德國坦克車開來了，衝鋒了。其中六輛坦克即刻被砲火及大口徑的機關槍火燃着了。

其餘的開到一旁去了。跟在坦克後邊的步兵也退去了。

同時各營在預備隊的掩護下退去了。他們用手榴彈和火酒瓶子，不只一次的擊退了坦克和步兵的進攻了，可是他們自己也受損失了。

塘次上尉帶着一門砲退去了。——另一門砲被擊燬了。他擊燬了十二輛坦克。他自

已幸免於難的是因爲發兩三砲之後，要轉移砲火陣地了。

天黑了。團在新的陣地上，仔細的挖了戰壕。上校到各個營走了一遍。他的心血都湧上來了。當時的犧牲是很大的。可是德國人的損失更大的呢。這一天有五十六輛坦克被燒和被擊燬了，而且在這一團之先，敵人的步兵，死在蘇聯愛國志士——梭洛維夫上校的官兵砲火之下的，不知有多少了。

四，新的戰鬥，新的功勳

第二天，這一團支撐了敵人的六次衝鋒，其中五次是同坦克作戰的。這一天，十八輛坦克被消滅了。

第六次帶着五輛坦克的衝鋒，台甘諾夫上尉帶的驅逐機隊，把它擊退了。四輛坦克被燒燬了，兩輛坦克被紅軍士兵鮑包夫斯基用火酒瓶子燒着了。當他用第二個火酒瓶子燒第二輛坦克的時候，火酒灑到他衣服上了——因爲他跑到坦克的緊跟前了。衣服燃起來了。鮑包夫斯基沉着臉，衝去了衣服。他晃着身子，帶着燒傷的手，腳和胸膛，向指揮點跑去。

「怎麼了呢？」

「呵哈，倒毒，坦克近得很。把我自己也燒了。唔，我要報復他們的！——鮑包夫斯基吵着。」

現在他在野戰醫院裏養傷的。

還有一些戰鬥和接觸的。戰功增加了，團裏的戰鬥傳統也增加了。

在第三次戰鬥之後，差不多過了一個月的光景，這一團又支撐了一次德國二十四輛坦克瘋狂的襲擊。在這次戰鬥裏，擊燬和燒燬了十二輛坦克。

這團是戰鬥的衛隊——莫塞耶夫上士的一排人，也陣亡了。那些同志們被坦克和步兵包圍起來，抵抗到最後一刻。這團給了敵隊一種抵抗敵人的可能。

第三連的班長沙班諾夫中士，在這次戰鬥裏陣亡了。

當時必需要消滅兩架重機關槍的。沙班諾夫帶着自己的一班人，由交通溝裏往德國人的後方去。敵人的機關槍在他後面。這班人抵抗着，沙班諾夫就往重機關槍跟前撲着。敵人的官兵就迎面向他撲來。轉瞬間，他們就要在機關槍跟前把他捉住了。那時沙班諾夫用兩個手榴彈就把德國人、機關槍和他自己都一起炸燬了。看到他的功勳的同志們，都宣誓道：無情的向該死的敵人復仇！

嚴重的戰鬥，為着祖國在莫斯科附近進行着。

梭洛維夫同志的團，在這些戰鬥裏，佔着崇高的位置。

親愛的朋友們呵，祝你們健康和新的勝利吧！



文學名著 腐蝕 茅盾著

『腐蝕』是名作家茅盾先生在抗戰期間的鉅著。以一個女特務的自白，描寫了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的殘忍、猜忌、荒淫、無恥。茅盾先生這部小說，活生生的刻畫出了特務頭子蔣介石如何在毒害這一代的青年男女、腐蝕着民族精英、腐蝕着中國，也腐蝕着自己——蔣介石國民黨。

本書在上海出版後，很快便為國民黨反動派所禁止。為了使解放區軍民明瞭國特內部的醜惡，現已由翰奮書店重印出版。

★ 獨 子 ★ 西 蒙 諾 夫 著

『獨子』是蘇聯名作家西蒙諾夫寫的故事，寫一個偵察隊中尉葉爾莫洛夫受傷後的英勇行為同他父親在兒子犧牲後的心情變化。這裏告訴我們蘇聯人民怎樣把保衛祖國放在第一位認為是至高無上的光榮；本書裏還有蘇聯作家格羅斯曼寫的一篇小說：『生命』，是寫一小隊紅軍被德軍包圍了，這隊人後，轉移到礦井內堅持着，德國人用盡各種軟硬辦法，都無結果，他們一直堅持了十二天，才從飢餓、疲憊、強敵的威脅下打出來的故事。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 蘇聯紅軍英雄故事 ★

著者：B·里多夫等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總店：河南武安冶陶

分店：河北邯鄲邢台

山西左權長治

協成印刷廠承印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87

101026

(2)

